



小說世界叢刊

野人記第八編

重 圓 記

第一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說世界叢刊

巴洛茲著
張碧梧譯

野人記
第八編

重

圓

記

第一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野人記 第八編

重圓記 第一冊

目次

- 第一回 茹苦含辛天涯覓妻子 出生入死林畔救奇人
- 第二回 耿耿離情念玉人無恙 重重險阻慮來日大難
- 第三回 抱璞完貞洞中拒會長 知仁達義壁上戰魔王
- 第四回 報私仇公然任會長 遇強敵暗地調援兵
- 第五回 奮身跳壁蠻女慶更生 揮刃殪仇勇夫幸脫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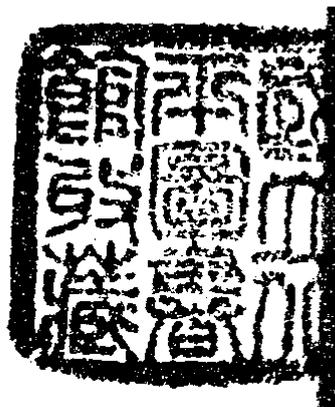
野人記

第八編

重圖記 第一冊

第一回 茹苦含辛天涯覓妻子 出生入死林畔救奇人

一天的午夜時分，有一頭巨獅，正靜悄無聲的，在森林中走動。他的黃綠色眼睛，向四下裏凝視着。堅挺的尾巴，垂在身後，不住的搖擺。頭微微的低下。渾身的筋絡，一根根都在皮下跳動不停。這當兒，月色很是光明，照在一片平原上，因有那些樹影，倒映下來，這平原的面上，便現出無數的參差錯落的斑點。這頭巨獅，走近這片平原時，並不從平原上走過去，却繞到那樹木叢中，緩緩的前行。樹木叢中的地上，原生長着許多小樹，再有從大樹上落下的斷枝敗葉。但他走在上面，竟一些聲響也沒有。



在這頭巨獅的前面，約摸隔開一百步的所在，又有一個黃褐色身體的生物。因為這巨獅步履輕緩，這生物竟毫未覺察，仍慢慢的行走。他所走的路徑，並不循着那平原的邊沿，却有意彎彎曲曲的向前走。他所以這樣走法，想必是揀那比較安全的路徑，作為進行的軌道，免得遇着外來的抵抗啊。他走路的方法，和其他的獸類大不相同；祇用兩隻腳行走。身體上的形狀，和其他的獸類也是兩樣；身上並沒有毛，祇頭上有一撮黑毛。臂膀很壯健，有式樣。兩手也很堅強有力。手指細長而尖銳。大拇指更長，幾乎齊到食指的第一段骨節。兩條腿也生長得很有式樣。兩隻腳最是特別，和任何種族的人民都不相同，在那最下等的種族中，也許有和他相像的；原來他的足指，固然很粗大，又都突伸出去，和腳幾乎成為直角形。他在這非洲的明亮月光之下行走，很是警戒。走不多幾步，便站住腳，微微抬起頭，很凝神的，聽聽後面有無甚麼動靜。他的頭既經抬起，月光便直射在他的臉上，他的容貌，便顯示得清清楚楚。臉上很是清潔，五官也很端正，眉宇之間，並露出勇武強毅的神氣。像他這一種雄性的美麗，便是在世界上各大都會中，必

也能引起旁人的注意。但他是不是一個人呢？他的一隻手中，拿着一根堅固的木棍。左肩頭上，懸着一條皮帶，下垂到腰際。皮帶上扣着一個短刀鞘，鞘中藏着利刃。右面的腰際，又有一條皮帶，十字形的束着；帶上扣着一個革囊。他身上祇裹着一方獅皮，除了用這兩條皮帶，把這獅皮縛在身上外，再束着一根濶腰帶。這濶腰帶映在月光之中，發出閃爍的光彩，好似是用黃金包裹的。束在他的腰間，且不是祇打上一個結，却是用一粒大鈕扣，把帶的兩端，連扣在一起。這大鈕扣正位在他腹部的中央，形式很好看，也是光芒四射，很像是一塊貴重的寶石。

奴邁（猿語的雄獅）所以那樣悄悄的前行，原來正是把這個生物當做了目標，準備走近去撲擊。他一步步的往前走，和這生物的距離，便越走越近。這生物縱未知道有這一頭準備攻擊他的雄獅，却也決非完全不會覺察到他的危險。祇須瞧他止步靜聽的次數，此刻比較先前已增多了不少。他一雙銳利的黑眼睛，再正朝着那雄獅一方面，不住的瞧着。便可曉得他的確已有所覺察了。然而他也不放開脚步，急急的走避；却從刀鞘中拔出利刃，再緊握着那根木棍，

準備應付緊急的事變。

後來這個似人的生物，走過了一條森林中的窄狹小路。這路上生長的野草，很是豐厚。前面便是一大片平原。平原之上，幾乎沒有一株樹木。他走到這裏，站住腳，遲疑了一會。先很迅速的掉轉頭，朝後面望了一望。再抬起頭，瞧瞧上面搖曳着的大樹的樹枝，不知他受着何等勢力的更大的逼促，竟壓服住他的恐懼心或謹慎心。他便復行舉步，走過那邊一片小平原，把那些可以保他安全的樹木，遺棄在後面。他這樣纔走了不多遠，奴邁已從叢樹中隱身的所在，走了出來。他瞧見他的目的物，正在前面，又分明是孤立無援，便把尾巴挺得筆直，直向前面衝過去了。

太山自從那個已死的德國大尉的日記簿上，曉得他的妻子，仍生存在世界上；便往四下裏去，搜尋他妻子的下落。不知不覺已搜尋了兩個月工夫了。在這兩個月當中，他受盡了飢渴的痛苦，歷盡了艱險的地方。他妻子畢竟流落在何處，却仍是一無眉目。本來他搜尋他的妻子，

原沒有一些線索，自然很難進行。他當做搜尋線索的，祇是英屬東非洲遠征隊偵探處，報告給他的一些消息。據說德軍劫獲住琴痕後，想把伊藏匿到內地的一個偏僻所在。這偏僻所在，究竟在那裏，除非去問德軍的高級司令，纔能曉得。但德軍的奧般凱少佐，率領着一隊德屬士兵，曾把伊押往剛果自由國去，這却是偵探處中知道的。偵探處的這一段報告，原很模糊隱約；但太山既已曉得妻子未死，當然要想尋覓回來。便顧不得有無線索，憑着他一股勇敢迫切之氣，立時上路探尋。過了不久，太山竟然尋着了一個村莊，琴痕曾被禁錮在這裏的。但打聽之後，並未得着何等重要消息，祇曉得伊在幾個月前，已經逃走。同時那個監守伊的德軍官，也不知去向。太山再探問那些德軍們，又怎麼樣了呢？怎奈竟探問不出實在的消息。所探聽到的，又往往互相矛盾，當然決不足信。但有兩件事，却因此查明。一是這村莊的居民，非常粗暴，簡直是食人的人類。一是這村莊中，有許多德屬士兵鎗械和制服上的附屬品，這自然是當他們經過這裏時，遺落下來的了。太山再冒着重大的危險，違拘這村莊的酋長的意思，很精密的把村中的茅

屋，逐一的查看，以為總可發現一線希望之光。誰知竟不曾查着一樁物件是他妻子所有的。

太山不會得到一些結果，便很懊喪的離開了這村莊，再朝西南方行去。經過了好幾處非常艱險的地方，來到了一處無水的曠地。這曠地的面積，很是廣闊，大部分都生長着稠密的荆棘。太山嘗受了許多痛苦，容易纔走過這一處曠地。接着又到了一個所在。這所在也十分荒野，或許從未有白種人到過。這裏有峭拔的山崗，有富於水分的高原，又有廣大的平原，再有卑濕的沼澤。要想超越過去，着實不易。太山提足了精神，用盡了氣力，想尋覓一條比較易行的路徑；但足足尋了幾個星期，山崗高原和平原，都無法可以越過。最後總算尋着一條路徑，可以越過那沼澤。沼澤當中，原生活着許多大蛇，以及比蛇更大的凶猛的爬蟲類。但他也顧不得，便從這條路徑，冒險前進。曾好幾次瞧見那些爬蟲類，幸而距離尚遠，不會受着何等傷害。在這沼澤當中以及四周，並瞧見有大羣的河馬，犀牛和象。不過他們的形狀，都很特異，和太山從前所瞧見的不很相同。

太山費了許多氣力，走了好多工夫，纔走過這一片沼澤，脚下踏着實地了。他一壁休息着，一壁朝四下裏瞧看，心中再一壁的揣測，暗想這個所在，外界的人類，固然不會到過；便是這所在四周的地方，也許不是人類聚居之處，必也是荒山曠野。因為是荒山曠野，人類便當做了獵場，在那裏行獵。因而那裏的禽獸，都逃向這所在來。在這種狀況之下，不知經過了若干年，這裏便成爲各種禽獸避難的所在。於是各種的鳥雀，獸類和爬蟲類，這裏便無一不備了。又因為經過的年代，很是長久，那些種類相近的禽獸，不免互通婚媾。這裏便有了好多雜種的禽獸。即以獅子而論，這裏的獅子，比較太山往常瞧見的，要小許多；但那銳利如刀的長牙，仍生長在嘴裏，仍很凶猛。毛上的斑紋，也和普通獅子的不很相同。這不正是一個明證嗎。

太山搜尋了兩個月，也沒得着一些證據，能够證明他搜尋的人，先前的確走到這個秀美而尙未開化的所在。不過據他在那村莊中，以及附近一帶的探問，使他很相信除非琴痕是死了。如果尙生存着，他要搜尋伊，必須朝這一方面前進。再則據他的推想，伊當初逃脫時，也祇有

朝這一方面逃，比較上尙容易些。但是伊逃到了這個所在，又怎能走過這一片沼澤的呢？這一層，太山却推想不到。但他的良知上，很相信琴痕必曾走過這片沼澤，再朝前走去的。又很相信他若朝着這方面，搜尋上去，遲早總能搜着伊。太山這一種想像的推斷，是否確切可靠，姑且不問。首先的一個難題，就是這一片沼澤，他雖已走過，却尙未走出這荒僻萬狀的所在。這所在面積既很廣闊，又是山巒起伏，時時阻斷他的去路，使他前進非常艱難。而且又常常遇着奴邁，更要運用智慧，鼓起力量，把他們打退。所以太山這時候的處境，真可謂困苦極了。當他起初走到這裏時，心中曾生出一個疑問。暗想這所在是多麼肥饒富麗，怎會不見人類的蹤跡呢？到了這時候，他却已明白，因為有這些高山，有這些沼澤，和這些凶悍的野獸，便把人類的來路，完全隔斷了。

太山搜尋了好幾天，竟然尋着了一條間道，可以越過一座高山。他自然絕不怠慢，便順着這條間道，先朝山頂上走。走到了山頂上，接着再往下走。當他這往下走時，他瞧見高山這一面

的種種景狀和高山那一面的，正是相同，也是一個打獵的好所在。在一個山洞的洞口有一個水坑。水坑旁的地上，正躺着一隻巴拉——鹿——太山一眼瞧見了，不禁心頭一動，得着了一個主意。這當兒，天色剛黑，四下裏的景物，却尙瞧看得出。巴拉的知覺，又很靈敏。當太山走過來時，巴拉已聽見了聲響，立刻跳起身來，拔腳就逃。太山比他來得更快。一連幾個箭步，已追上了他。不費吹灰之力，已把他打死。便把他的屍體，扛上肩頭，繼續的朝山脚下走。山脚的那旁，有一片平原。太山再向那平原走去。在平原的那一面，有許多高樹。太山本是在森林中行動慣的。一眼瞧上去，辨得出那是一座大樹林。便放開大步，越過平原。一逕的向那樹林走去。他剛把這平原走過了一半。忽見前面有一顆獨立的大樹。把這樹相度了一回，覺得是一個度宿的好所在。便輕輕的聳身一跳，跳上了樹枝，揀了一個舒適的地位，緩緩的坐下，割取鹿肉，拿來充飢。喫飽之後，跳起身來，跨過幾根樹枝，把未喫完的殘肴，藏在樹上一個妥善的地方。這地方離地很高，儲藏食物，絕不會被別的獸類偷去。他又回到原來的地位，重復坐下，閉上眼睛睡覺。這樣過了

不多一會，他忽聽見有好多雄獅的吼聲，和好多小獅子的叫聲。這一片聲音，很是強大，幾乎震耳欲聾。太山本是在森林中生長大的，這些獅吼虎嘯之聲，又是森林中常常有的。太山聽了，原不很介意。但他在這些獅吼聲中，又聽出有一種異常的聲響。再聽見正在他這株樹的附近，豐草地上，有一陣急促的脚步聲。他便不由得很受警動，連忙睜眼瞧看。讀者諸君，太山雖是人類，和我們一樣。但他有種種特點，又和獸類相同。即以睡覺而論，我們倘從酣睡之中，忽被驚醒，神志至少有片刻的迷糊，目光至少也有片刻的滯鈍。太山却不然，他一經驚醒了，神志和目力都和未睡前同等的清明敏捷。這當兒，天空中的月亮，又很是光明。他定睛一瞧，便瞧見有一樣動物，正朝他這株樹奔來。這動物的模樣，很是希奇。驀然的看上去，很像是一個白種人。再仔細一瞧，他的身後，却垂着一根白色長尾巴。當他朝前奔時，這長尾巴搖擺不停。在他的後面，正是奴邁，正用全力的衝撲過來。在前面奔逃的這奇物。祇管奔逃，並不亂嚷求救。在後面追逐的奴邁，也祇管追逐，不再吶喊助威。他們倆的神情，不像是現世界中的生物，到很像是死世界中的兩

個靈魂呢。

太山端坐在樹上，瞧見下面這一番情況，心中湧起了好幾個意念。既想不去理睬他們，祇管自家睡覺；又覺得活動的心情，有些按捺不住。隨即拿定了一個主意，覺得這個白色皮膚的生物，雖多一根尾巴，具體上却和自己相同。彼此縱非同類，相差必也不遠；那末絕不忍眼望着他被奴邁撲殺。再者奴邁又是自家的世代仇讎，更不能眼瞧着他這樣猖狂。因此太山便決意出來干涉了。但是這時候已很急迫，奴邁追得很快，距離前面這似人的生物，已經很近，太山已簡直沒有工夫，斟酌攻擊奴邁的良法。他便立刻站起身，好似一個游泳人，從水池沿上，躍入水中的一般，從樹枝上朝着奴邁，縱身便跳。右手裏緊緊握着一柄利刃。這柄利刃，原是他父親的遺物，上面不知染過多少次的獅血了。當太山將要躍近奴邁的身體時，奴邁已經覺察，擡起一隻巨爪，朝太山身體的旁面，猛抓過來。太山因身體虛蕩在空中，很難避讓，身上便被抓着一下，抓成一條長而深的傷痕。但太山毫不顧痛楚，仍照舊行事。隨即他已跳到了奴邁的背上，舉起

利刃，認定奴邁身體的旁面，接連戳了幾下。這當兒，那個似人的生物，既不再逃，也未嘗嚇得癡呆。他已明白太山是救護他的。他立刻撥轉身奔到奴邁旁，揚起他的木棍，痛打奴邁。奴邁到了這時候，已無能爲力了。後來那似人的生物，又在奴邁的頭顱上很沉重的打了一下，奴邁這纔倒在地上，昏迷過去了。太山料定這雄獅不消多會，必會蘇醒過來，便再用他的利刃，照準奴邁的心腔，戳了幾戳。奴邁的身體，忽的弛張，分明已經送命了。太山把身體抖了一抖，一隻腳踏住這隻被他戳死的奴邁；再擡起頭，朝着哥羅——月——大喊了一聲，表示勝利。他這一聲大喊，非常嘹亮，往往把森林裏的獸類，從睡夢中驚醒。當太山這大喊的聲音，剛從喉管中發出時，這似人的生物，很喫驚似的，連連往後倒退。等到太山已把利刃插入鞘中，掉頭瞻望他；他的神情，方纔鎮定，彷彿已經曉得不用驚嚇了。當下他們倆都很靜默疑重的站着，對望了一會。這似人的生物，方始先開口講話。太山聽了，覺得他吐音很清晰，語調也很有節制，却一句也不懂得。但心想這個生物，雖有一條尾巴，拇指和大腳蹠，又正和猴子相同，却必然是一個人；否則他的聲

音和語調。絕不能夠這樣的。這當兒，太山身體旁面所受的傷，仍涓涓的冒血不止。這似人的生物，一眼瞧見了，忙從他身旁的囊袋中，掏出一隻小袋。又走到太山面前，用手示意。叫太山躺在地上。太山猜想他的用意，定是要替自己醫治傷處；便毫不遲疑，躺身下去。他當即把袋中一種粉質的東西，洒在太山傷處的四周。說也奇怪，太山立刻覺得不痛，流血也就停止，傷處竟如已經全愈了。太山不禁又驚又喜，很想和他攀談。便放出很和緩的聲音，先用一種內地的土語，對他說了幾句。見他不懂，再換說另一種土語。太山本會說好幾種土語。便一一的說了。最後再操猿語，和他講話，怎奈他竟完全不懂。太山很覺悶悶。這似人的生物，也已料定他們倆不能用言語表明意思，便向太山走近兩步，把他的左手，放在他自己的胸前，却把右手的手掌，覆在太山的心腔上。太山瞧他這種動作，料定必是表示歡迎的意思。便也依照着仿行。再瞧他的神情，分明很是滿意。暗想果然不會猜錯。他隨即又嘖嘖咕咕，不知說了些甚麼。正說之間，他忽的擡起頭，朝着那株正覆在他們倆頂上的大樹，嗅了幾嗅。再伸出一手，指着太山藏着的那隻喫剩的

鹿屍；又用手撫摸着他的胃部，發出一種類於喟嘆的聲音。太山已明白他的意思，便把手揮動了兩下，請他上樹去，啖嚼殘餘的鹿肉。他老實不客氣，當即輕輕的聳身一跳，跳上那株樹的低枝。身體很是便捷，好似是一隻小猴子。他再很迅速的，向那鹿屍走去。他在樹枝上走的時候，常常借助於他那根長而堅壯的尾巴。他走到了那裏，便坐在樹枝上，一聲不響，大啖鹿肉。他啖鹿肉，和普通的野獸喫東西大不相同，並不是那像亂咬亂嚼，却是用他一柄鋒利的刀，先把鹿肉切成小塊，然後纔送到嘴裏咀嚼。太山蹲在一旁，很凝神的望着，瞧他這種種的舉動，更相信他正是一個人。不過他既然是一個人，怎會有這條長尾巴；拇指和腳踝，又怎會和猴子相同呢？難道世界之上，竟有這一種怪異的民族嗎？還是他個人的偶然的變化呢？假使真有這一種民族，諒必是尙未開化的民族。否則彼此都在地球之上，何以從前絕未見過，且不會聽見說過呢？太山再瞧見他身上的飾物，有用黃金包裹的，有鑲嵌着珠寶的，非精巧的工匠，決計製造不出。他們當中，既然有這般手術精巧的工匠，可見他們又絕非是尙未開化的民族了。太山暗想到這

裏，便擬出三個問案來：他身上的這些飾物，是他自己製造的嗎？是他同類的人替他製造的嗎？還是別一個民族中人製造的呢？太山對於這三個問案，揣想了好一會，竟決斷不出那一個問案，是切近事實的。

這似人的生物，喫飽之後，便從附近的樹枝上，摘了些樹葉，把兩手和嘴唇，都揩了一揩，臉上露出很愉快的笑容，擡頭望着太山。他因爲這一笑，又露出了牙齒，既潔白，又整齊，和太山的牙齒，不差上下。他又說了幾句話。太山猜想上去，必是表示感謝的意思的。他說過之後，便在樹上揀了一個舒適的地方，預備過夜。

太山正在好睡，驀地裏驚醒了，覺得他坐着的這株樹，忽的搖動得很厲害，不知是怎麼一回事。連忙睜開眼睛，凝神瞧看。只見那位伙伴，也已醒來，神情很是驚駭。明知問他也不能明白，便急忙朝四下裏觀看，要弄清楚這樹所以搖動的原因。太山的目力，本很敏銳，隨即便瞧着明白了。只見在這株樹的後方，距離樹幹很近的所在，有一個巨大物件的黑影子。心想必是這巨

大的物件，倚在樹幹上，不住的揉擦。樹的全體，便因而搖動起來。至於這巨大的物件，究竟是甚麼呢？諒必正是一隻野獸。這隻野獸，當然是從遠處走來的。不過當他走來時，何以沒有聲響，不會警動着太山。直等到他把身體倚在樹幹上揉擦，因樹的搖動，纔把泰山驚醒呢？這一層，太山不由得既是狐疑，又是惱悶。這當兒，月色冥朦，又是在這大樹的蔭下，自然不容易看清楚。太山剛正瞧見這巨大的野獸時，以為是一頭象，又覺得象未必有這樣大。他先前瞧見過的象，不為不多，却都沒有這般的大小。太山再用足了眼力，仔細一瞧，瞧見地上再有一道黑影。這黑影的一邊，彷彿是鋸齒形。這黑影當然也是一種野獸的影子了。從那些鋸齒形上瞧來，這野獸的脊背骨，和普通的野獸，必然不同。必是每一節脊背骨，都長成了一根堅硬的角。太山瞧見的，祇是這野獸的脊背的一部分，其餘的，都隱沒在樹下深沉的黑暗之中。太山正瞧得起勁，又聽見這樹的下面，有巨大的牙齒，咬嚼骨肉的聲音。泰山的顛覺，原也很厲害，便細細辨別血肉的氣味。這一來，太山方始完全明白。原來這一道黑影，正是一條碩大的蟒。那巨大的物件，正是昨夜被

他們打死的那雄獅的屍體。這蟒正伏在雄獅的屍體上，大啖獅肉。太山既已明白了，再仔細瞧着，忽覺得肩頭上有人輕輕的拍了一下。忙掉頭瞧時，正是那位伙伴，正做着手勢，引起太山的注意。他做的手勢，是把一隻食指，按在他自己的嘴唇上，這自然是囑咐太山靜默的意思。他又拉拉太山的膀臂，表示他們應該立刻離開這裏。太山心想這個地方，先前從未到過，這裏的種種情形，和種種厲害，一些也不曉得。既有脫身之機，犯不着有意的留在這危險的境界。便拿定主意，依從這伙伴的暗示。這似人的生物，隨即非常戒備的，跳下樹去。落腳的所在，正在那大啖獅肉的蟒的對方。太山也隨着跳下。他們倆不再逗留，不則一聲，疾步前行，跨過那片平原去了。

後來太陽已經出現，把夜間的黑暗，消滅得乾乾淨淨。泰山和那伙伴，又走到一座大森林的邊沿。那伙伴便走進森林，再跳到樹上，從枝葉叢中，繼續前進。舉步雖很迅速，雖有那長尾巴，長手指，和長足指，再有那和猴子一般的腳踝。但太山和他同行，也未必趕不上他。於此可見太山在樹上行路的本領了。太山行時，忽然想起了身旁的傷痕，便是昨夜被奴邁抓出的，便低頭。

察看。不看還罷，這一看之後，不禁很是驚奇。原來傷處非但已毫無痛楚，傷處的周圍，且沒有一些紅腫的跡象。這自然是他這位伙伴的那粉質的功效了。那粉質是甚麼藥品呢？竟有這樣神速的功效嗎？

他們倆一連走了一兩里路，太山的這位伙伴，又從樹上跳下，跳到一道滿生野草的斜坡上。在這斜坡的下面，有一株大樹。樹的枝葉，正遮覆在一道小溪之上。他們倆便在溪中喝了些水。太山覺得這溪中的水，非但十分清潔，且很寒冽。這水必是從高山上，很迅速的流下來的。太山又解下裹在身上的，一塊獅皮，和他的武器，都放在一旁，躍入大樹下，另一個小水塘中，把身體在水中浸了一會，覺得很是舒適。當太山從水塘中走出時，他這伙伴，滿臉露着遲疑的神氣，凝視着太山。並把太山的身體，撥轉過去，背朝着他。他又用他的一個大拇指，在太山的脊骨的末端，摸了一下。又把他的長尾巴，朝他的肩頭上，彎到前面。再把太山撥轉身來，先指指太山，再指指他的尾巴，臉上遲疑的神氣，越發沉重。又用他的怪異語調，吱吱喳喳，說了一陣。太山瞧他

這副神情，曉得他是剛正瞧見太山沒有尾巴，覺得希奇，太山索性又指着他的大腳踝和拇指，表示兩下裏各不相同，兩下裏委實不是同類。這似人的生物，很愁悶的搖了搖頭，彷彿很怨恨太山，爲何有這種種和他不同的異點。但過了片晌，他聳了聳肩頭，已把這問題擱在一旁，也把衣服裝飾和武器等，一一卸下，跳到水塘中，洗浴了一會。跳上岸後，便把衣服飾物和武器等，仍照樣的穿戴起來。坐在大樹脚下，並指示太山坐在他身旁。又解開他右邊的革囊，從囊中掏出些乾肉條，和兩把薄殼菓。這薄殼菓，太山從未瞧見過。這伙伴喫時，是用牙齒咬碎薄殼，剝出當中的核肉。太山便摹仿他的方法，喫了幾粒核肉，覺得味道很香美。乾肉條的味道，也很適口。不過沒有鹽，大概這地方是從來沒有鹽的。當他們倆喫時，這伙伴又指着這薄殼菓，乾肉條，和附近的各種東西，一壁又噤咕的說話。太山曉得他所說的，必然正是他所指着的东西的名稱，也便是他的土語。暗想這到很像是教師教小學生的功課呢。太山這樣一想，不禁微微的笑了一笑。

他們倆，一壁早餐，一壁上課，都不曾覺察到有一雙小珠似的眼睛，正從他們的頂上，望着他們。太山也不曾預料到有危險到來，自然絕無準備。那個生毛的大身體，便得從容不迫的，從他們頂上的樹枝間，撲到這伙伴的身上了。

第二回 耿耿離情念玉人無恙 重重險阻慮來日大難

等到太山覺察有外侮到來時，那仇敵已從樹上跳下。太山忙定睛瞧着，見他身段的大小和狀況，和這伙伴正復相同。不過渾身上下，都長着很豐密的黑毛。臉上也是毛茸茸的，幾乎把五官都遮蓋住了。他手裏持着的武器，也和這伙伴的一樣。太山明知他來意不善。正要上前去，阻止他毆擊這伙伴。但他行動很迅速，已經舉起他的有節的木棍，在這伙伴的頭上，重重的打了一下。這伙伴立刻跌倒在地上，昏迷不省了。太山曉得他必不肯就此罷休，定要再施毒手。忙一個箭步，跳到他身旁。他的氣力，着實不弱。他見太山跳來，便舉起一隻強壯的手，想扼住太山的喉管。那一隻手，又高高的舉起他的木棍，照準太山打來。太山的氣力，原未必便弱於他；身段

的靈活，且勝過他多多。見他來勢凶猛，一壁避讓，一壁伸出一隻拳頭，揮打過去，正打中他的下巴，他身體幌了兩幌。太山來得真快，隨即張開五隻堅強如鐵的手指，握住他的喉嚨。那一隻手，再握住他執棍的那隻手腕。同時又擡起右腿，對準他的身後，猛力的一踢。他站腳不穩，兩腿一發軟，撲通一聲，跪到在地上。太山見已佔了優勢，怎肯放鬆。再把他按倒下去，用自己的身體，把他着實的壓住。他因為受了這猛烈的攻擊，手裏拿着的那根木棍，已脫手落去。太山却仍緊緊扼住他的喉嚨，兩下裏當即扭做一團，各出死力相搏。他雖然一再的舉起拳頭，毆打太山。但太山避讓得敏捷，不會被他打中一下。他的身體，却成爲太山練習拳頭的皮墊子了。他們倆一壁打，一壁嚷，又在這株樹的脚下，滾來滾去。忽而泰山壓在他的身上；忽而他又翻到太山的上面；忽而太山扼住了他的喉嚨，他發出一種似咳非咳，似喊非喊的聲音；忽而他又扼住了太山的喉管，太山不禁也發出同樣的聲音；真可算是棋逢對手了，他們倆這樣扭打了一會，太山忽的得着了一個機會。因爲他們在地上滾動不停，剛巧是朝那水塘滾去。片晌工夫，已滾到了那水

塘的岸次。他們在這水塘的岸次，又扭打了一會，又已滾到了水邊。太山心想自己的身體，這時候正在他的上面，何妨把他的身體，推入水中；縱不能立刻把他淹死，他的戰鬥力，至少定當減失些了。太山拿定了這個主意，正要實行，不料一轉眼，忽見正在那伙伴的身後，現出一隻雜種雄獅的面孔，神情很是凶惡；一嘴的長牙，都露在唇外，正瞪着一雙巨眼，凝視着那伙伴，好似相度一番之後，便將張口大嚼了。當太山瞧見這雄獅時，太山身下的這個渾身長毛的仇敵，也已瞧見。他一眼瞧見後，所有攻擊太山的舉動，一律停止。且朝着太山，唧唧喳喳，說了一大陣。太山雖不懂得他說些甚麼，瞧他的神情，必是因爲瞧見這雄獅來了，要和太山講和停戰。太山原不懼怯他，而且戰勝的機會，已到了面前，本想不理會他，仍照拿定的主意行事。但見那伙伴仍昏迷未醒，雄獅在側，生命非常危險。因急於要前去救護他，免得他的身體，供給這雄獅的咀嚼，便將計就計，放開了這個仇敵。他們倆便一同跳起身。太山連忙拔出利刃，舉步很凝重的，向那伙伴走去。心中以爲這個仇敵，既經釋放，差不多是死裏逃生，自必立刻逃走開去。誰知竟大大的

不然，他跳起身後，忙拾起他的木棍，再朝太山身旁走來。太山見了，雖覺驚異，却也不去理睬他，祇注意在這雄獅身上。只見這雄獅蹲身的所在，離開那伙伴的身體，大約祇有五十尺光景。他蹲在地上，一動不動，祇把尾巴不住的搖擺。兩片大而厚的嘴唇，又不住的一張一翕。太山走到了那伙伴的身旁，接着再跨過他的身體，見他的眼簾，正在擠動，隨即張了開來。不禁心中起了一種奇異的感覺，深喜他並未死掉。祇因時機急迫，也來不及招呼他。再繼續的向這雄獅走去。那個渾身長毛的仇敵，緊靠在太山的身右，也一同的走過去。他們倆越朝前走，和這雄獅的距離，越發接近。等到兩下裏距離祇有二十尺時。這雄獅忽的躍起身來，直朝那渾身長毛的仇敵，衝撲過去。他見了，立刻站住，把他的木棍，高高的舉着，準備抵禦。太山却不然，反而迎着這雄獅，跳上前去。太山縱跳的本領，真個高明，既輕巧，又靈便，好似一隻狸貓一般。太山跳到了這雄獅的面前，說時遲，那時快，他的右臂，已從這雄獅的右肩頭前面，抱住了這雄獅的頸項。左臂再伸到這雄獅的左前腿的後面。太山這一股氣力，本用得很大。這雄獅便被摔倒下去。太山因用力

過猛，也站脚不住，一同跌倒在地上，和雄獅就地滾打。這雄獅一壁狂吼，一壁竭力掙脫。因爲必須掙脫開來，纔能有攻擊太山的機會。但太山怎能容他掙脫，死命的抱絆着他。這一人一獅，一場惡戰，真好似發了瘋一般。太山畢竟是生長森林，又常常和獅虎們戰鬥，因爲富有閱歷，舉動便非常靈活。他的一根根的筋絡，又都能服從他敏慧的心靈，要怎樣活動，便怎樣活動。單單這一層，太山便已佔了優勢了。太山隨即再用兩條長而有力的腿，絆住這雄獅的兩條後腿。使他無法還擊。這雄獅雖無法還擊，太山却也不能立刻把他置於死地。不過成了一個相持的局面。相持的局面，自然不能算是戰事的結束。於是太山心中一動，又想着了一個攻擊的方法。便不再壓伏在這雄獅的背上，祇用兩條膀臂，緊緊抱住他的頸項，使他的背脊，緊貼着自己的胸前。脚下再用一用力。站起身來。這雄獅的身體，便也隨着豎立起來。太山隨即往後退了兩步，兩臂用力朝下揪壓着，這雄獅的身體，便又往後彎曲，成爲倒扳弓之勢，因此這雄獅便簡直沒有抵抗的能力了。那個渾身長毛的仇敵，瞧見了這個機會，飛也似的奔過來，手執利刃，照準這雄獅

翻轉向上的心腔，用力戳進。過了不多一會，太山料定這雄獅必已無救，纔把兩臂鬆開。這雄獅倒在地上，四條腿挺了一挺，果然便死去了。這當兒，太山和那渾身長毛的仇敵，是對面站着。彼此都一聲不響。太山的神情，彷彿等候甚麼似的。等候和平呢？還是等候再戰呢？這却不得而知了。過了片晌，那個渾身長毛的生物，忽伸出兩隻毛手，左手按在他自己的心前，右手伸過來，一直伸到太山的胸膛。這一種舉動，和那個似人的生物，先前對付太山的，一般無二，自然也是表示友誼的了。太山見這些奇異的生物，都肯和他表示親熱，他彷彿已有籠罩這種奇異而野蠻的世界的勢力了。不禁很是高興，忙照樣也表示了一下。表示之後，再掉頭瞧瞧那伙伴，見他已經蘇醒，已爬起身，坐在那邊，正很注意的望着他們。他隨即又慢慢的站起來。當他站起身時，那個黑毛生物，剛正掉轉身來，便朝着他，說了幾句話，是講的他們的土語。那無毛的生物，也回答了幾句。他們倆又慢慢的彼此走攏來。太山站在一旁，瞧得很覺有趣。他們走到相距不多幾步路時，又各自站住，聲調很快的，又互相講了幾句話。講話時，分明沒有驚駭的神情。並且常常的

朝太山望着，或是朝着太山點頭。太山雖不懂他們說的是甚麼却猜定他們必是講的關於自己的事情。後來他們重行前進。走攏到一起，也舉行那種表示友誼的儀式。然後又一同走到太山面前，神情很懇切的，朝太山講話。講了一陣，彷彿是講述甚麼要事的。見太山茫然不解，又都發出喟嘆的聲音。便不再說甚麼，祇一同轉身走去打着手勢，叫太山隨着同行。他們走去的這一條路，太山先前並未走過。因此太山拿定主意，要先探明這個奇異的所在，和這些怪異的生物的來歷。然後再繼續的搜尋琴痕。

他們一連走了好幾天，經過了好多小山，這些小山和那些高山，都成平行線。一路之上，也會遇見好多凶悍的野獸，每天夜裏，太山在黑暗當中，又常常瞧見好些巨大的獸類，所幸毫未受着何等傷害。當走到第三天時，他們走到了一座天然的大山洞。這大山洞，是在一座低峭壁的面。峭壁的脚下，有一道河流。這河流正可灌溉下面的平原，和四下裏低地的沼澤。他們走到這裏，便把這大山洞作為臨時的寓所。太山並用心學習這兩個伙伴的土語。用心既專，進步

自然很快，比較在行路時，且行且學，要快得多了。

瞧這大山洞中的景況，從前似曾有人居住過的。洞中尚遺有一座火爐的殘蹟。這火爐是用石頭堆成，洞的四周的石壁和頂上，都已被烟薰成黑色。在這薰黑的石壁上，再有許多怪異的象形字體，和許多獸類禽類和爬蟲類的圖形。瞧這些圖形，可知這些動物，必是近代所無，必是侏羅紀（地質）的動物。太山的兩個伙伴，瞧見了這些象形字體，很是注意。不祇是瞧着，且常常用他們的刀尖，在這石壁上，也寫上好些。太山見了，不禁萬分驚奇。暗想這兩個伙伴，雖都有和猴子一般的尾巴；內中一個，且渾身生毛，很像是一隻普通的野獸。萬萬想不到他們非但有言語，且有文字，這真是怪異極了。太山的驚奇心，越是沉重，便越發希望能知道他們的來歷；學習他們的言語，也越發專心。過了不久，太山便已曉得了他們的名字。他們先前最常見的動物和植物的普通名稱，太山也大概的曉得了。

這兩個伙伴當中，渾身無毛，皮膚雪白的名叫塔頓。他教導太山講他們的言語，很是懇切。

那一個渾身長黑毛的，名叫奧抹特，也很肯擔負教導太山的責任。他們倆輪流的教授太山，誰醒着時，誰便上課。太山又很專心學習，進步自然很快。過了不久，太山已能和他們作流暢的談話了。太山便把他此行的任務，講給他們聽。他們聽了之後，並不能以一線的希望，給與太山。他們都說他們國中，絕無像泰山所說的這樣一個婦人。又說他們從未瞧見過一個無尾巴的婦人。塔頓再道：『我從亞婁城動身後，波——月亮——已被吞喫過七次。七次便是二十八天。在這二十八天當中，國中也許發生了許多事件。不過我總以為你所說的這個婦人，必不能去到我們的國中。因為途中有很可怕的沼澤，從中隔斷着。雖是你走到那裏，必也很難越過去，慢說是一個婦人了。退一步說，伊縱能越過那沼澤，前途的危險，仍不知有多少，伊又焉能一一的避脫呢？』講到我們國中的危險，真個重大繁多，雖是我們自家的婦人們，也不敢走出城池，冒險去到那野蠻的地帶。』太山聽了這話，譯成了祖國的言語，噤咕着道：『亞婁城的意思，便是光城。』是的，正是光城。』便問道：『亞婁城在甚麼所在呢？亞婁城是你們的城池嗎？是塔頓和奧抹特

共有的城池嗎？」塔頓首先答道：「亞婁城是我的城池，和奧抹特無關。奧抹特是隸屬於華登族。華登族人，是沒有城池的。他們都住在森林中的樹上，和山嶺的洞中。」塔頓說到這裏，掉頭朝着奧抹特，再道：「黑人，不正是這樣嗎？我這話不錯罷？」奧抹特答道：「是的，我們華登族人，是自由慣的。祇有賀登族人，纔自家監禁在城池中。我不撒謊，我委實不是白人啊。」太山聽他們爭論起來，不由得發笑。暗想這賀登——白人——和華登——黑人——之間，竟然也有這種族上的界限。瞧他們的行爲，彼此之間，雖沒有聰慧和愚拙的分別，似乎同處在一根水平線上。但瞧塔頓的神情，他分明以爲自家是白人，地位是在黑人之上。太山想罷，再問塔頓道：「亞婁城是在甚麼所在？你現在可是預備回去嗎？」塔頓答道：「亞婁城是在山的那一邊，越過這道山，便可到亞婁城了。現在我不預備回去。戈丹在位一天，我一天不回去。」太山忙問道：「戈丹嗎？戈丹是誰呢？」塔頓便講給太山聽道：「戈丹是一位皇帝，是這地方的統治人。我本是他的武士之一。我本住在戈丹的皇宮中。因遇見他的女兒俄樂，雙方便發生了戀愛關係。這種事

情，原和星光一樣的皎潔。戈丹却很不以我爲然。湊巧這時候，達凱特的村人們，不肯納貢到戈丹面前。戈丹便派我前去和他們打仗。達凱特手下，有許多勇敢善戰的武士。戈丹的意思，以爲我前去和他們打仗，必然死在他們的手裏。誰知我竟不死。我非但打了勝仗，帶回許多貢品，且把達凱特捉住了。俄樂見我這樣勇武，幹下這樁驚人的事業，愛我的心，越發熱烈。戈丹見了，便越發不快活了。我的父親解頓——獅人——原是一個很有武力的人，是亞婁城外最大的村莊的會長。因爲不敢違抗戈丹的意旨，不能祝我凱旋，祇對我微微的笑了一笑……你不能明白罷，我們所謂笑，不過祇是臉上的筋絡，稍爲動一動罷了。我旣戰勝而歸，自該領受着獎賞。我以爲最好不過的獎賞，便是俄樂。然而這個怎能如願。戈丹爲着撥洛的原故，再也不肯把俄樂賞賜給我。你道撥洛是誰呢？他是摩莎的兒子。摩莎原是一個會長。但他以爲他的會祖父，當初是皇帝，他也應該做皇帝。戈丹無可奈何，祇得把女兒嫁給他的兒子，以平其怒。並借以聯絡贊助他的一班人物。但是戈丹又將怎樣酬報忠實的塔頓呢？我們國中，有一種習俗，祭師是無上

尊嚴的。雖是會長和皇帝到了祭師的廟宇中，也得朝着祭師們鞠躬行禮。因此戈丹要擡高我的身分，便命我去做祭師。但是我的本心，實在不願意。因為祭師們的地位，雖很高貴，可是不能結婚的。我怎會曉得戈丹要命我做祭師呢？是俄樂親自遞給我的消息。伊說伊的父親，已發下命令；廟宇中已經着手準備。戈丹又已派去一個差官，搜尋我，要把我領到戈丹面前去。我原曉得我若不遵從戈丹的命令，去做祭師，便是藐抗廟宇和神靈，是應該處以死刑的。然而我若不到戈丹面前去，便無所謂抗命不遵了。因此俄樂和我都拿定了主意。我連忙躲藏起來。但躲藏祇能一時，若要永遠的不出現，最好是逃走。再則逗留在城中，總不出乎去做祭師或死兩條路。逃走出來，前途或當有一線的希望。於是我便決意逃走了。在那皇宮的院落中，本長着許多大樹。我先躲藏在那些大樹的樹蔭下，和俄樂接吻告別。那時候，我心中暗想萬一不幸，我竟遇見了那個差官。我和俄樂接吻，這便是最後的一次了。我和俄樂告別後，便越出宮牆，專揀黑暗的地方，急急的前行。我走到了那城門口時，報告了我的姓名和官階。守門的武士，不知底蘊，我便

得溜出城來，頭也不回，直朝前走，以爲和那城池遠離一步，就可減少一分的危險啊！我的身體雖已逃出，我的良心却急急的催我回去，再瞧瞧我最心愛的俄樂。縱不能當面瞧見伊，雖隔着宮牆，瞧伊一瞧，也覺得甘心。再則我又要回到我生長的村莊，探望我的父母。」太山問道：「這雖是人情之常，祇是太危險了罷。」塔頓答道：「危險雖然危險，却也未見得危險非常。我是定要前去的。」太山道：「你既定要前去，我可和你同行。因爲我也要瞧瞧你那光城，再搜尋我那遺失的婦人。你雖然以爲我未必能够尋着，但我總得前去搜尋一番，纔覺心安。奧抹特，你怎麼樣？你也和我們同去嗎？」奧抹特道：「難道我不能和你們同去嗎！我們部落的巢穴，本正在亞婁城上面的峻嶺之上呀。我那會長埃薩特，雖把我驅逐出來，我却很想回去。因爲我的那個伊，仍在那裏，我很想回去瞧瞧伊。我並以爲伊也很想瞧瞧我呢。是的，我決定和你們同行。埃薩特深怕我奪取他的會長之位。其實我把會長之位，看做第二件事。第一件事，是要把班亞麗據爲己有。」太山道：「這樣很好，我們便三個人同行罷。」塔頓接着道：「倘有戰事，我們三人，也一

同抵敵。我們名雖三人，實在便是一人。」塔頓說這話時，又抽出他的刀，高高的舉過頭頂。奧抹特也把刀拔出，也舉得高高的說道：「我們三人，實在有如是一個人。」太山也高聲道：「三人正如一人，至死也不分散。」說時，也拔出利刃，在陽光中連連的揮舞。奧抹特再道：「我們就此上路罷，我的刀已很乾渴，正高聲嚷着要飲埃薩特的鮮血呢。」當下便由塔頓和奧抹特在前領路，太山緊緊的隨在後面。所走的道路，都非常崎嶇，彷彿是山羊猴子和鳥雀的領土，非人類應該插足其間的。後來又走下了幾道斜坡，到了一座大森林前。森林中的地上，都堆積着無數的斷枝敗葉，再有許多亂生的荆棘，舉步已非常困難。頂上斜出的樹枝，風來搖動，又好似隨時要把人推倒的。他們走出了森林，又走過好幾道山峽。峽中的山石，面上都很光滑。他們三人，又都是光腳，在這些山石上行走，便格外艱險了。這時候，是由奧抹特在前領路。他接着又領他們二人，走過一道山崗，到了一座峭拔的峻嶺上。這峻嶺距離下面一道河流，大約有二千尺高。真個險峻達於極點。他們好容易纔走了過去。等走到了一方比較平坦的地面上，奧抹特忽的掉

轉頭，很注意的朝塔頓和太山瞧了一瞧。瞧着太山，格外注意。並說道：『你們倆都是好漢，你們都有資格，彀得上做奧抹特的伙伴了。』太山聽了這話，忙問道：『這話是甚麼意思呢？』奧抹特答道：『你們有所不知，我是有意領你們走這一條路，要試驗你們有無勇氣。我那會長埃薩特，考試年青武士的勇氣時，都是在這個所在。我們雖是生長在這種地方，却常常被巴司塔勒威——山的父親——所戰敗。在這裏試驗成功的人，竟很少很少。巴司塔勒威的脚下，不知堆積着許多人的骨殖呢。』塔頓道：『這樣走法，必然要多走多少路了。』奧抹特道：『不然，這實在是一條抄近的路，大約要抄近一天的路程呢。太山，不消多會，你便可瞧見甲班托了。來，你可隨我走來。』奧抹特說了這話，便順着一道山崗，往上面走。走了一會，下面忽現出一種美麗的境界，原來是一座綠色的山谷，四周有白色的峭壁維繞着。在這綠色的山谷中，再有許多深藍色的湖，和藍色的蜿蜒的河道。山谷的中央，是一座城池。城池也是白色，和四周的峭壁一般。這時候，他們站脚的所在，離城原還有好遠。但太山瞧那狀況，已瞧出那城池的構造，實在很有美

術的意味。在城池的外面，有許多房屋：有單獨一幢的，有兩幢連在一起的，也有三幢連在一起，更有四幢連接在一起，種種的不一。顏色却一律是白色。式樣也都很奇怪。城池四周的峭壁間，有許多很深的山峽，再有好幾道河道，都從峭壁上流到這綠色的山谷中去。太山先念着這兩個伙伴的土語道：『甲班託，再譯成祖國的言語道，「大神的山谷。」這「大神的山谷，」真個美麗，真是個好所在啊。』塔頓指着那座城池，對太山道：『那便是亞婁城。戈丹皇帝，便住在那城中。戈丹皇帝是拔勒頓——「人地」——全部的統治人。』奧抹特也道：『這些山峽中，便是華登族人的住處。無論是誰，絕不承認戈丹是「人地」全部的統治人。』塔頓聳了聳肩頭，又笑了一笑，再對奧抹特道：『關於這一層，你我不必爭論。賀登和華登族人間，本有一種不很和好的芥蒂，在這若干年以來，也不曾得到一個相當的調解，慢說你我這短時間的爭論呀。還是把這一層攔在一旁，待我低聲告訴你一樁秘密。奧抹特，請你聽着，我們賀登族人，同居於一個統治人之下，多少總可得到和平。倘有危險來侵害他們，他們有許多武士，出場抵禦。但是

你們華登族人怎樣呢？你們所有的酋長，約有十二個之多。他們不祇是和賀登族戰鬥，常常要自相殘殺；所以你們華登族人當中，倘有一個部落，和我們賀登族發生了戰事，那部落中的武士們，決不能一同禦外，必須留下若干，在後面保護部落中的婦人孺子，以免受鄰近部落的侵害。再則我們若需要皇宮中的奴隸，田間和家屋中的僕從，便可聚成大隊，向你們一個村落中去擄掠，你們連逃走也不能。因為在你們的四下裏，都是你們的仇敵。你們縱能勇敢應戰，我們必也能把你們的人擄回若干，或派在皇宮中充當奴隸，或派往田間和家屋中充當僕從。總而言之，因為你們華登族人資質太愚魯，我們賀登族人便可統治你們。我們賀登族人的皇帝，也便是這拔勒頓全部的皇帝啊。」奧抹特道：「你這番話，也許說得不錯。因為我們的鄰舍們，都是些庸愚之輩，各人都以為他的部落，是最大的部落，應該統治華登族。他們再也不肯承認我這部落中的武士們，是最最勇敢的。我這部落中的婦女們，是最最美麗的。」塔頓聽到這裏，不禁掙笑道：「奧抹特，你莫祇揭發其他部落的短處，一味的譽揚你的部落的優長。須知其他部

落中的人，倘若議論起來，必也是這般說法。據我看來，你們華登族人，雖分出好多部落，根本上的情形，却都是一樣，分不出優劣長短。最有抵禦能力的，無論如何，總得首推賀登族了。」太山插言道：「好了，好了，莫再講下去了。這一種討論，實在便是口角的開端。我們三人，必定不可有口角情事。這個自然，如今我來到這裏，你們地方上政治和經濟的狀況，我當然很希望明白，並很希望能明白你們宗教上的情形。可是我很不願意聽你們互訐其短。這樣罷，待我來掉轉你們的話頭。你們所供奉的神靈，彼此可相同嗎？」奧抹特搶着高聲答道：「我們供奉的神靈，彼此委實不同。」奧抹特回答這話的聲音，似乎含有苦悶又驚異的神氣。塔頓接着也高聲道：「不同的，我們爲甚麼不同的呢？因爲誰願意和那班愚魯……」太山已明白了塔頓的意思，不等他講完，忙高聲道：「不許說了，我們現在所處的境界，絕不可作這種無味的爭執。罷了，罷了，凡是關於政治和宗教上的事，大家不許再說起了。」奧抹特很以太山這話爲然，便道：「你到底是一個聰明人啊。不過我因爲要你了解的原故，有一句話，必須聲明。祇有神靈，是有一根長尾

巴的。」塔頓把一隻手，按在他的刀上，高喊道：『這真個褻瀆神靈了。甲班託是沒有尾巴的。』

奧抹特一壁跳上前去，一壁喝道：『住嘴……』太山來得很迅速，一見情形不佳，立刻飛步上前，挺身站在他們二人之間，說道：『好了，好了，我們各人，須緊緊記着先前的宣誓，友誼須維持到底。』塔頓道：『你這話有理。奧抹特，請你走過來，我們祇須維持我們的友誼；其餘的事，是關係大眾的，我們二人，何苦爭論個不休呢。』奧抹特點頭應道：『不錯，但是……』太山截住說道：『所有的爭執，至此告終，沒有甚麼「但是」了。』奧抹特聳起肩頭，笑着問道：『那末我們便往山谷下走去嗎？在我們的下面，有一道山峽。那山峽中沒有居民。從那裏向左，有許多山洞，都是我們部落中人們的住處。哈哈，我既可再瞧瞧班亞麗。塔頓也可到下面山谷中去，探望他的父母，再可設法混進亞婁城。瞧瞧他那位女友。唉，他那位女友，真是可憐。據我看來，與其屈伏在甲班託的賀登族祭師的掌握中，到不如死了的乾淨。閒話少說，我們怎樣前進呢？』塔頓道：『我們三人，應該仍聚集在一起，不可分散。奧抹特，你要去瞧看班亞麗，也必須在夜裏偷偷的』

前去，否則雖是我們三人也休想抵敵得住埃薩特的武士們。我們若前往我父親管轄的那村莊，却不限定在甚麼時候。因為我父親解頓，固然是那村莊的會長，他且必歡迎他兒子的朋友。至於太山要混進亞婁城，那却是另一樁事情了。雖然有一條路，可以混進城去，太山必也有這膽量，從那條路進行……慢着，這裏離開甲班託，已經很近，必有尖銳的耳朵，探聽消息。我們講話，不可高聲了。」塔頓說完這話，便把嘴唇湊近這兩位伙伴的耳朵，宣布他的妙計。

正在這時候，約摸在一百里外，有一個行動輕捷的人，身上祇披着一幅獅皮，攜帶着幾件兵器。正靜默無聲的，走過一片滿生荆棘，乾涸無水的高原。一壁又用他的明利的眼睛，和敏銳的鼻頭，向四下裏瞧看而嗅取。

第三回 抱璞完貞洞中拒酋長 知仁達義壁上戰魔王

夜間的黑幕，早籠罩在拔勒頓的上面了。一鉤新月，已沉到西方。那殘餘的月光，照在那些聖白色的峭壁上，好似那些峭壁，都露出他們的白臉，來歡迎這一鉤新月似的。旁邊却有一處

黑暗的所在，是月光照射不到的，那地名喚做暈勒賈。——雄獅山峽——居住在那裏的部落，也是隸屬於埃薩特之下的。這當兒，從那高峻的峭壁峯巔旁的一個山洞中，忽露出一個有毛的生物。他先把頭和肩部，伸出洞口，瞪起一雙凶惡的眼睛，向四下裏瞧着。看官們，你道這有毛的生物是甚麼？原來正是會長埃薩特啊。當下他忽而朝右瞧着，忽而又朝左面瞧着，忽而再朝峭壁的下面張望，彷彿要察看清楚，四下裏有無窺探他的人等。其實峭壁上，既無別個生物，那些山洞當中，又不見露出別一個有毛的身體。埃薩特瞧看了好一會，這纔從那山洞中攢身出來，先站在那白色峭壁的面上。那新月的殘光照過來，正照着這個渾身生長黑毛，重大的生物。接着他又走過了那峭壁的面上，神情很是怪異。那一座峭壁上，有許多空洞，差不多每一個空洞中，都伸出一根木栓，足有大人的膀臂一般粗。不過遠遠的瞧過去，却是瞧看不出的。埃薩特運用他的四肢，和他長而彎曲的尾巴，攀着這些木栓，緣壁行走。那種神情，好像是一隻大老鼠，在一堵高牆上行走一般。他每逢走到山洞口時，都得設法避開，或是從山洞的上面，悄悄的

走過或是繞到山洞的下面，偷着過去。這些山洞的外狀，都是差仿不多。內中有一個山洞大約有八尺至二十尺長，八尺高，四尺到六尺深，正深陷在這峭壁的白色山石中。這山洞正如一所房屋的前廊。因為在這山洞的後面，再有一個山洞，約有三尺廣闊，六尺高，又正如一所房屋的甬道，可以直通到內室的。在這甬道的兩旁，都有好多較小的洞穴，有如許多窗戶。日光和空氣，都可流通到裏面，供給裏面居住人的需要。在這前後兩個山洞距離間，頂上的峭壁面上，也有許多洞穴，有如幾個天窗，若從這峭壁的面朝下看，真好像是一個蜂房呢。這許多洞穴，內有若干，上面有細流的山水，從中淌下去。這山水淌過的石壁上，都已凹陷，大約有幾寸到一尺的深淺。於此可見這細流的山水，經過石壁，流到下面滿長綠草的地面，必已經過很長久的年代了。再說埃薩特走到了這前洞口時，便站住腳，很凝神的聽了一會。再靜悄無聲的走進這洞口。走到通到內室的那甬道口，復行站住，又靜聽了一番。這纔推開遮住後洞口獸皮的帷幔，走了進去。裏面是一間大室。在這大室的那一邊，再有一條甬道，點着一盞黯淡的燈。他朝這條甬道

走去時，格外靜悄無聲。兩隻光脚，踏在地上，一些聲響沒有。他的頸項裏，本套着一根皮帶，皮帶上，扣着一根有節的木棍，垂掛在他背後。這當兒他也悄悄的取下，緊緊的握在左手裏，在這條甬道的旁邊，有一條走廊，和峭壁的面，正是平行。在這條走廊中，一共又有三道門戶。走廊的兩端，各有一道。那第三道門戶的所在，和埃薩特走進來的入口處，差不多剛正是相對着。從走廊的盡端那道門戶中，有燈光射出。原來裏面又是一間石室。那閃閃的燈光，照在一隻小的石器上，顯得這石器分外慘白。這石器正放在一張石桌上……也許不是石桌，卻是一張石橈。這石橈的四腿，和地面是連綴在一起。可見這張石橈，並非搬來放在這裏，必是當那開鑿這間石室時，就着一塊大山石自然的形勢，雕鑿成功的。在這石室的一隅，在一張桌子的旁邊，有一張石食臺，約有四尺濶，八尺長，臺上放着許多一尺大小的獸皮。在這食臺的一邊，坐着一個華登族的年少女子。伊的一隻手裏，正拿着一塊很薄的金屬物。看上去，像是一塊經過錘鍊的黃金。邊沿上，有許多鋸齒。一邊並裝着強硬的短毛。伊用這金屬物，就着伊身上平滑光澤的毛，來回

的梳篦。伊身上的毛，很覺美麗。很像是海豹的皮。伊也有一件衣服，顏色是黃黑相間，正放在伊身旁的睡椅上。衣服上並釘着好幾面金質的圓鏡。伊的身體，簡直是裸露着，顏色雖黑，又渾身長着茸毛，卻也另有一種美麗。埃薩特瞧在眼裏，越發覺得伊秀美動人，凶惡的臉上，露出一種奇特的神情，呼吸也增快了許多。跨進了石室，便放開濶大的步武，向伊急急走去。伊已聽見聲響，立刻擡頭瞧看，一看之後，兩眼中頓時露出恐怖的神情，並很快的拿起身旁睡椅上的衣服，披到身上。埃薩特也不則一聲，順着桌沿，急急向伊走去。伊已明白了來人的意思，卻假作不知，低聲問道：「你要怎樣呀？」埃薩特應道：「班亞麗，我是你的會長，此刻我是特爲你來的。」班亞麗道：「怪不道呢，你命令我的父親，和兄弟們前去偵查高額勒，便是爲着這原因嗎？但是我不要你，你趕快離開我這祖傳的山洞。」埃薩特聽了這話，笑了一笑。他這笑聲之中，實在絕無愉樂的意思，卻充滿了詭詐自大的意味。笑聲斂止後，他纔說道：「你叫我去嗎？我自然要去的。但必須你和我同去，去到會長埃薩特的洞中，這真是你的幸運。你若和我同去，包管臯勒賈的

婦女們，都非常的羨妒你。我們就此走罷。」班亞麗高聲道：「我一定不去。老實說，我非但不要你，且很恨你。我寧願去嫁一個賀登族人，也不肯嫁給你。因為你慣會玩弄婦女們，又慣會殘殺嬰兒。」埃薩特聽見班亞麗竟敢開口咒罵，忍不住心頭火起，高聲喝道：「你莫這樣囂強，我自

有方法，使你不

敢再囂強。你要曉得我是埃薩特，正是你們的會長。我有莫大的威權，心中想要甚麼，便可隨意去取，誰敢違抗一下。倘敢違抗，我就得用我的威權，重重的處治他。你敢違抗嗎？

休怪我也得同樣的處治你。」埃薩特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接着又道：「班亞麗，你還是依從了我罷。依從了我，可享受許多意想不到的幸福，比較你住在這祖傳的山洞中，要舒適得多了。你莫這樣拿腔做勢，別人想得到我會長的愛情，祇恨不能得到呢。」埃薩特說完這番話後，行動很敏捷的，又伸手去捉班亞麗。當他的一隻粗手，剛正碰到班亞麗的身體時，班亞麗也很迅速，已用伊衣服上的金鏡，照準埃薩特的頭上，重重的打下。埃薩特不提防，避讓不及，被打個正着。班亞麗打得很重，他便一聲不響，跌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了。班亞麗也不則聲，瞪眼望着他。見他

稍有蘇醒的神情時，便再敲他幾下，仍把他打暈過去。班亞麗因受了這意外的激動，呼吸很是短促，毛色光澤的胸膛，起落個不住。忽又觸動了一念，連忙蹲在埃薩特身旁，把他身上佩着的刀和刀鞘等，一齊取下來，都掛在自家身上。又把衣服穿好，再很注意的瞧了埃薩特一眼，見他昏昏沉沉，一時絕不會蘇醒。便大踏步走到外間室中去。外間室中，有一座壁龕，正在通到走廊中那門戶的旁邊。壁龕中放着許多圓形木栓，約有一寸八分至二寸長。班亞麗從中挑選了五根，又把這五根圓栓扎在一起，扣在伊長尾巴的下面，這纔向走廊中走去。不消多會，班亞麗已走到了外洞口的外面，見四下裏並無同族中人，忙順着峭壁上原有的木栓，手攀腳踏，和猴子一般，向上面揉升。揉升了一會，已到了最高一排的木栓了。卻尚未到峭壁的面。班亞麗擡頭瞧看，見上面的峭壁上，有許多小圓洞，一個高似一個，剛正列做三行。便用起氣力，單用脚指抓住木栓，騰出兩隻手來，從尾巴下面的那一束木栓中，取出兩根。一隻手裏拿着一根，再把兩手儘量的舉上去，把手裏的兩根木栓，插入上面的小圓洞中。然後用手把身體懸掛住。一隻脚裏，

又拿着一根木栓，那第五根木栓卻用尾巴緊緊的捲着，再把尾巴倒升上去，把這第五根木栓，插在那居中一行的一個小圓洞裏。於是伊便相間的利用尾巴，兩脚，或兩手，懸住了身體，把這五根木栓，逐漸的往上搬移，身體便逐漸的往上揉升。瞧伊那種神情，毫不費力，好似平常人爬樓梯一般。在這峭壁的頂上，有一株多節的大樹，盤錯的樹根，正蔓延到那最上層的小圓洞的上面，剛正做成一道天然的階級。從下面揉升上來的人，揉升到了這裏，便可在這階級上，搭上一脚，再上去，便是峭壁的頂上了。這一條間道，原是下面部落中的人們，受着了仇敵的攻擊時，最後的逃生之路。他們居住的村落中，原有三條避難的道路。但必須是全體避難，纔能走過。個人有難，萬萬不能夠通過的。倘胡亂的走過去，不啻是去送死。班亞麗深曉得這種情形，又曉得伊若是不逃，那憤怒的埃薩特蘇醒過來，決不肯甘休。自己的性命，必然不保。伊想不如仗着膽子，從這間道逃走，或許到有生望。因此伊便毅然決然的逃出來咧。

班亞麗到了峭壁的頂上後，不敢停留；放開大步，仍急忙忙從黑暗中，向那邊一座山谷走

去。那山谷是在臯勒賈的旁面，相距約一英里光景，名稱喚做高額勒。班亞麗的父親和兩個兄弟，奉了會長埃薩特的命令，正是前往那裏偵探事情的。所以伊懷着一線的希望，以為從這條路走過去，或許能遇着伊的父兄。縱不遇見，在不多幾里路外，那便是荒漠的高額格列夫。伊行到了那裏，倘能躲避過那個恐怖的怪物，便可在那裏暫為藏匿了。講到那恐怖的怪物，委實厲害。因為他常常去到那山谷中，便嚇得那山洞中的居民，一齊逃往別處去，現在已變成無人之地。又因為他常常到那山谷中去，使用他的名字，稱呼那山谷。彷彿那山谷已為他私有的咧。

班亞麗循着高額勒的邊沿，悄悄的向前走去。這時候，夜色十分昏黑，伊獨自在黑暗中行走，自然十分恐怖。覺得心中空空蕩蕩，不知怎樣纔好。正走之間，忽又聽見有許多怪異的聲音，好像是從山頂上傳播下來的。忙仔細一聽，聽出這怪異的聲音，正是一頭雄格列夫（一種怪獸）的咆哮聲。正是從高額格列夫方面傳送過來。不禁大吃一驚，兩個肩頭，高高的聳起。接着伊又聽見一個聲音，從這個聲音辨別起來，分明有甚麼東西，正順着山谷的邊沿，向伊走來。這

東西且必是從山頂上走下來的。班亞麗不由得站住脚，側耳細聽。心想來者莫非正是伊的父親，或是一位兄弟嗎？伊聽了一會，那東西已越來越近。伊忙瞪起眼睛，貫注全神，從黑暗中，朝那東西瞧看。伊固然不敢亂動，連呼吸幾乎也不敢了。這樣過了片晌，伊忽見那邊黑暗中露出兩道黃綠色的亮光。這纔曉得來者並不是伊的父兄，卻正是一頭雄獅。班亞麗原是一個很勇敢的婦人。但到了這等境界中，也不免十分恐怖。伊所恐怖的，還不祇是這已經瞧出的雄獅。以爲在這黑夜之中，荒山之間，正不知再有許多不可見的危害呢。再則伊是打昏了會長，逃走出來，更害怕被會長的武士們追上，捉回去治罪。所以伊在這一路上，神經已非常的激動。如今再遇見了這雄獅，神經越發興奮起來了。伊雖十分勇敢，但究竟比不上雄獅。伊瞧清楚來者正是一頭雄獅，便忍不住的驚呼了一聲。撥轉身，循着高額勒的邊沿，飛也似的奔逃。雄獅怎肯就此甘休，也放開四蹄，緊緊的在後追趕。班亞麗一壁朝前奔。一壁心中暗想，瞧這種情勢，自己恐難免一死了。死原不足懼，不過死在雄獅的利爪之下，死在雄獅的銳牙之間，未免覺得太慘酷了。

伊雖以爲必死，事實上卻竟不然。當雄獅正要追上伊時，——再稍遲一刻，雄獅必已撲到伊身上了。伊霍的撥轉身，拆向左邊奔去。祇奔了不多幾步，伊在無意之間，竟尋着了一條逃生的捷徑。雄獅雖緊緊跟在後面，一剎眼間，卻忽的瞧伊不見了。雄獅奔到了伊失蹤的所在，見正是一座深峽，便挺直了四條腿。站在這深峽的邊上，瞪眼朝下面瞧着，見下面有許多黑影，也辨不清是些甚麼，又不敢走下去。心中好生氣惱，便放開喉嚨，狂吼了一聲。

按下這邊不提，再說奧抹特在前領路。在黑暗中，走過臯勒賈峽底，向他同人們居住的山洞走去。太山和塔頓，都跟隨在他的後面。後來他們走到了一株大樹前，忽的站住。這株大樹，是緊靠着峭壁。奧抹特首先低聲說道：『現在第一椿事，我先去到班亞麗居住的山洞中，然後我再去尋我的父母，和他們略談一番，預料無多耽擱。你們就在這裏等候。不多一會，我就可回來了。等我回來之後，再一同前往塔頓的部落中去。』奧抹特說完這話，便悄悄的走到峭壁的腳下。再順着峭壁，往上攀升。太山凝神瞧着，見他手脚非常靈便，那種神情，正好似一個蒼蠅，在壁上

爬行。太山的目光，雖很銳利。但這時候星月無光，却也瞧不出峭壁上插着的那許多木栓。奧抹特往上攀援，很爲戒備。他曉得在那下層的山洞中，正是守兵的駐處。又曉得這時候雖已很遲，那些守兵，卻也許尚未睡熟。萬一有甚麼動靜，被他們聽見了，出來查看。那時候，自己特地趕回的目的，固然不能達到，性命且恐難保。因爲這種情形，奧抹特自然不得不十分戒備了。奧抹特提精會神，悄悄的向班亞麗的山洞爬去。太山和塔頓，也悄悄的站在下面望着。太山並問塔頓道：『奧抹特怎能爬上去的呢？據我瞧着，那石壁很是峭拔，未必有搭腳的地方。他怎麼能够飛升上去？瞧他的動作，且似乎十分便利。這是怎麼道理呀？』塔頓便把那石壁上插有木栓的事，對太山說了。又道：『他們部落中人，從那些木栓上上下下，雖然不祇是用手和脚，更須借助於他們的長尾巴。其實像你這樣，縱然沒有尾巴，倘去攀升，必也很容易的。太山和塔頓一壁說着，一壁仍望着奧抹特。見他已將近爬進班亞麗的山洞了。四下裏仍毫無動靜，可見得並未有人覺察奧抹特的動作。誰知在那最後的一剎那間，大事竟然敗露了。當奧抹特正要跨進班亞麗的

洞口時，那下層的一個洞中，忽的露出一個頭來。這自然正是一個守兵了。這守兵自然已瞧見奧抹特了。既已瞧見，自然要立刻追趕上去了。太山和塔頓瞧得清楚，都不則一聲，拔脚就朝那峭壁脚下奔去。塔頓首先奔到，隨即一聳身，攀住峭壁上最低一排的木栓，很迅速的攀升上去。太山接着也已奔到。定睛瞧看，見壁上果有好幾排木栓，一排高似一排，直到峭壁頂上。便也往上蹀跳，一隻手攀住了一根木栓。這條膀臂，再用足了氣力，把身體向上提起。又舉起那一隻手，攀住了另一根木栓。兩隻手逐漸的往上移動，身體也逐漸高升上去。不多一會，已升上六七尺高，脚下也可踏在木栓上了。這一種攀升峭壁的方法，太山先前絕未試過，這是第一次。但太山迥非常人可比，雖祇練習了這不多一會，已大有進步。越往上攀升，越加迅速。不過究竟尙及不上塔頓。一來塔頓素有這種習慣，二來他有那根長尾巴幫助；所以太山雖攀升得很快，塔頓卻總是在他的上面。太山一壁往上爬，一壁朝上瞧看，心中生怕在塔頓攀到奧抹特那裏之前，那些洞中的武士，已先呼嘯而出，把奧抹特捉去。心中一着急，便越發用盡氣力，儘快的往上爬。奧

抹特停留在上面，低頭朝下瞧看，也很害怕武士們來得更快。塔頓趕他們不上。太山和奧抹特的揣想，果然不差。只聽見那旁有一個高喊的聲音，衝破了這山峽中的沈寂。這自然是那個守兵，招呼他的同伴了。這一聲喊後，隨即有好幾百個聲音，一同高喊起來。同時那下層的各個山洞中，都跳出一個武士。首先高喊的那個守兵，這時候，已將次爬到班亞麗山洞的附近。便忽的停住，撥轉身，要和塔頓戰鬥。他從肩後一條皮帶上，解下一根大木棍，緊緊的握在手裏。脚下站在一個洞口前的平地上，剛正攔阻着塔頓上進的道路。那些武士們，也從四下裏向這裏包圍攔來。這時候，太山因奮力的結果，已追上了塔頓，站脚的所在，和塔頓正成一根平行線，祇偏在塔頓的左邊一些。太山瞧這情勢，覺得自家一千人，處境非常危險，幾乎沒有自救的機會。幸虧事有湊巧，剛正在太山的左邊，有一道通往一個山洞的道路。那山洞中是不是空無人居，或是洞中的居人，尚未驚覺，太山原不知道。但太山瞧那洞口的平地上，並不見有人影，心中便斗的一動，得着了一個主意。太山畢竟是在森林中，長大的人，和那些凶猛的野獸相處慣的，把危險

看得很平常。縱然身陷危地，心神固能鎮靜不亂，且能想出一種救急的方法。就像現在他所處的境地，真個危險到十二分。倘是我們，必然又急又嚇，心中毫無主宰了。太山卻仍能鎮定不亂，和平常一樣，這真個難得啊。閒話少說，再說太山既已拿定了主意，便毫不躊躇，立刻走上那條道路，隱伏在那洞口。一壁取下他那根長繩，把繩上的大活圈，端整了一下，對準攔在塔頓的上面，手執木棍，躍躍欲試的那個守兵，直拋過去。接着右手一用力，把繩子拉了幾拉，那個活圈，已緊緊套住了那守兵的頸項。太山再用兩手握住繩子，一把一把的往懷裏收。那守兵正凝視着塔頓，不提防頸項裏被這繩子套住，又擺脫不開。祇怪叫了一聲，身體已站立不住，便面朝下，撲跌下去。原來太山站在那旁，儘快的收回繩子，便把那守兵的身體，曳開了他站脚的那塊平地，懸蕩在石壁前。太山曉得他的身體一經蕩空，必有一陣亂擺亂動，脚下便站得穩穩地。至於繩子，是十分堅韌，再也不會折斷。那守兵在空中擺動了一會，因頸項裏的繩圈，越收越緊，呼吸已連續不上，漸漸無力擺動。又過了片晌，他最後的哼了一聲，身體隨即僵直，一動不動了。太山見

他已不動，曉得他已氣閉而死。再繼續收回繩子，把那守兵的屍身，曳到了身旁。再從他的頸項裏，解開了繩圈。這根長繩，本是太山最得用的武器，自然不肯輕輕的棄掉。

太山拋出繩圈，曳倒那守兵後。那些武士們見了，覺得十分驚奇，都瞪起眼睛，望着太山。神情既很狐疑，又很恐怖。過了一會工夫，當中有一個武士，忽的大叫了一聲，又抬起頭，挺起胸膛，做出一副勇武的模樣，上前來攻打太山。並催促他的伙伴們，趕快協力攻擊。太山見了，本想等這個武士來到近處，動手處治他。塔頓卻催太山趁早下手。太山這纔把那個守兵的屍身，高舉過頭頂，使他的臉，朝着天空。又依照喀卻克猿族的語調，放大喉嚨，高喊了一聲。就在這高喊的聲中，把舉着的屍身，照準那個正往上爬的武士，擲落下去。這屍身本來很重。太山往下擲時，用力又很偉大。所以屍身落到那武士的頭頂上，不僅把他打落下去，連他兩手攀着的兩根木栓，也因受震過猛，一齊斷折。於是一個死守兵的屍身，和一個活武士的身體，一同向峭壁的脚下，墮落下去。這活武士還不住的高聲呼喊。那些武士們見了，也高喊道：『甲格勒頓，甲格勒頓！』

接着又喊道：『殺死他……殺死他……』這時候，太山已走到塔頓身旁，兩人比肩站着。塔頓微笑着對太山道：『甲格勒頓，這話的意思，你懂得嗎？意思就是可怕的人。就是說太山是個可怕的人。他們經過這回事以後，縱然把你當真殺死，他們的心中，必再也不會忘記你這樣一個可怕的人了。』太山道：『他們不會殺……噫，那是甚麼呀，我們儘着站在這裏，做甚麼呀？』原來太山正開口說話時，一掉頭，瞧見那旁有兩個人影，扭成一團，死命的搏擊。正從一個山洞的洞口，扭到洞口外的進路上。這兩個人影當中，一個正是奧抹特，那一個正是和他同一部落的伙伴。不過身上的毛，很是強硬，好似從皮膚下，挺直的突伸出來。和奧抹特身上柔澤的毛，大不相同。他們二人的氣力，分明沒有強弱之分。所以雖這樣的死鬪，卻並不見高下。他們死鬪時，都不狂喊大叫。在靜默的狀況中相關。祇當身體上受着了一處新傷時，偶然的低哼一聲罷了。太山既已瞧見奧抹特和那人死鬪，自然不能袖手旁觀。便一聳身，跳上前去，要幫助奧抹特，打死那人。但奧抹特見太山前來幫助，立刻發出重濁的聲音，喊道：『請你退後！這一場戰事，是屬於

我的，讓我獨自應付。」太山聽了這話，不便上前，便走到一旁。塔頓對太山道：『你可明白奧抹特爲何不要你幫助呢？原來這是一場根得巴——會長戰——和奧抹特對手的人，必然正是那會長埃薩特。奧抹特倘能獨自把他打死，不借用任何的助力，奧抹特便可繼他之後，接任會長了。』太山聽了這話，不由得笑了一笑，暗想喀卻克猿族中，也正有這一種法例。太山正在默想的當兒，又瞧見在那條進路上的凸出處，露出一張毛臉，想必正是埃薩特的一個武士了。太山生怕他從旁幫助埃薩特，攻擊奧抹特，便不敢怠慢，拔脚奔上前去。塔頓也已瞧見，且已搶先一步，奔到了前面，對那武士高聲喊道：『去，這正是根得巴啊。』那武士聽了，低頭朝下瞧看，望着正在惡打的兩人，隨即又朝着下面的武士們，高聲喊道：『你們都退去，這正是根得巴。正是埃薩特和奧抹特相打啊。』他又朝着塔頓和太山問道：『你們是誰呢？』塔頓答道：『我們都是奧抹特的朋友。』這武士點了點頭，又道：『等一會，我們再來和你們講話。』他說完這話，轉身走去，隱沒在那條進路的下方去了。

埃薩特和奧抹特，仍繼續的惡鬪，越鬪下去，聲勢越凶猛。或用手打，或用腳踢，又或舉起那根長尾巴，向敵方鞭策。塔頓和太山站在一旁，瞧得很是起勁，祇是這地方很狹窄，他們打過來時，幾乎無處閃避。一連好幾次，無辜的被他們打着。埃薩特身邊，原沒有武器；奧抹特的身旁，卻掛着一柄刀。祇是沒有相當的機會，把刀從鞘中拔出來應用。再則他們部落中，有一種野蠻的定例，凡是作酋長戰時，雙方都不得借用武器。如果借用了，雖然獲了勝利，也是徒然。因為這一層，奧抹特縱有機會，也不肯拔刀殺敵了。

有時候，他們的身體也分了開來。但不過是一霎那間，隨即各自上前，又扭打在一起。他們倆好似都發狂了，都是拼命的爭鬪。這樣打了好久，埃薩特忽的佔了優勢，緊緊的抱住了奧抹特，把他按倒在峭壁的邊沿。這當兒，奧抹特的處境，非常危急。太山在旁瞧得清楚，不由得替他捏了一把冷汗。但奧抹特也很厲害，雖已被埃薩特按倒，卻仍能奮力抵禦，不曾完全受他的支配。也緊緊的抱住他，各不鬆放。二人在那邊沿上滾來滾去。滾了不多一會，驚人的事情，便發生

了。原來他們倆既死命的擁抱着，不肯放鬆。儘着滿地亂滾，又沒有選擇地位的工夫。彼此都不提防，便一齊滾出了峭壁的邊沿，跌落到下面去了。太山見了，不禁重重的呼了一口氣，忙和塔頓走到峭壁的邊沿，朝下瞧着。太山總以爲那峭壁的邊沿，距離下面的地面，既然很高。他們倆從上面跌下去，必然立刻跌死。但借着天色剛亮的晨光，朝下面一瞧，不由得很是驚奇。只見他們倆並未跌死，仍和方纔在上面一樣，死命的搏擊。原來他們並不會跌到峭壁的脚下，卻是跌到壁上一處突出的所在，和上面相距，祇有不多幾尺。他們在這個突出的所在上，又毆鬪了一會。奧抹特的年紀，比較埃薩特要小幾歲，氣力雖未必勝過他，卻比較他持久些。因此奧抹特便佔了優勢。這時候的埃薩特，已是祇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了。奧抹特隨即伸出一隻強大的手，一把抓住了埃薩特身上的十字皮帶，再用足力氣，要把他推出這所在的邊沿以外。同時那一隻手，也從埃薩特的手握中，掙脫開來，對準埃薩特的胸前，奮力的一拳打去。一連竟打中了幾下，埃薩特頓覺氣力消失，越發招架不住。先前的那股勇氣，此刻已一些不復存在，而且生

出了恐怖之心，覺得死神已來到他的身旁了。但是他既一刻未死，總不肯束手待斃。他仍奮忽而拉住奧抹特，忽而握住距離最近的木栓，以免被奧抹特推落下去，跌死在峭壁的腳下。他又竭力想拒開死神，便彎過他的長尾巴，彎到奧抹特的身旁。再彎到奧抹特身旁掛着的利刃的柄上，用尾巴捲住了刀柄，把刀從鞘中抽拔出來。太山伏在上面，瞧得真切，見埃薩特忽把尾巴彎到奧抹特的刀柄上，已猜着了他的用意。隨即見他果然把刀拔出，便顧不得危險，來不及攀住壁上的木栓往下爬。便奮身縱跳下去，輕捷和貓一般，兩腳輕輕的正跳到他們二人的身旁。可是埃薩特已經把刀拔出，已準備向奧抹特截來了。那些武士們，見了這意外的舉動，不約而同，高喊起來，表示他們驚憤和輕藐的意思。說時遲，那時快，埃薩特正要把刀朝奧抹特截過來，太山一伸手，已握住了埃薩特握刀的尾巴。同時奧抹特用足力氣，把埃薩特的身體，往外一推。埃薩特支撐不住，滿生剛毛的身體，便跌出了那所在的邊沿，一直墮落下去。他祇非常恐怖的怪喊了一聲，他的靈魂，已被死神捉住，捉上死路去了。

第四回 報私仇公然任酋長 遇強敵暗地調援兵

太山和奧抹特，既把埃薩特推跌下去，料定他必無生望，也不再在那塊突出的所在，作無謂的勾留。便一同往上攀升，回到班亞麗的山洞前，和塔頓聚集在一起。他們三人，都以為跌死了埃薩特，那些武士們，或許不肯甘休，要來尋釁報仇。便各就步位站定，準備他們前來，好動手抵擋。這時候，天色已亮，太陽正從東方的山頂下，升了上來。溫暖的日光，照到距此不遠，一片草原上躺着一個睡漢的身上。這睡漢受着這日光的刺激，霍地驚醒，一骨碌跳起身，再順着一道曲折而崎嶇的古道，急急前行，追尋他的目的物。

旱勒賈山峽中，很是沈寂。這部落中的武士們，都按捺着不動，祇各自瞪起眼睛，低頭下視，望着他們酋長的屍骸。隨即又彼此對望着，再望着奧抹特，和奧抹特身旁的二人，卻都不聲不響。後來奧抹特首先高聲喊道：『你們大眾聽着，我正是奧抹特。如今我已把埃薩特打死，依照成例，我自然便是旱勒賈的酋長了，誰敢不承認我嗎？』奧抹特說了這話，神情很鎮靜的，等候

他們的答覆，他們當中，有一兩個身體更魁梧的少年武士，聽了奧抹特這番話，露出不安的神情，瞪眼望着奧抹特，卻都不開口答覆。奧抹特等了一會，再道：『你們既都默不則聲，當然已承認我是臯勒賈的會長了。那末我有一句話，請問你們！班亞麗現在那裏？伊的父親和兄弟們，又在那裏？你們趕快告訴給我！』有一個年老的武士，高聲答道：『班亞麗諒必正在伊的洞中，你們正站在伊的洞前，進去一看，便知分曉，用不着向我們探問。至於伊的父親和兄弟們，是奉了埃薩特的命令，前往高額勒打探去了。但這些問題，都不在我們的胸中。我們胸中，現在祇有一個重大的問題，便是奧抹特既任令一個賀登族人，再有一個沒有尾巴的可怕的人，站在他身旁，且和他們聯合一致，抵拒他自家的人民，他能不能夠充任臯勒賈的會長？依我之見，奧抹特必須把這兩個陌生漢子，交給他的人民，用華登族的方法，把他們殺死，然後纔能接任會長。太山和奧抹特聽了這番話，都不作聲。那些武士們，也都靜默不響，眼光都射在奧抹特的身上，等他拿定主意。太山瞧這情形，嘴角旁露出一種慘厲的笑容。塔頓的心中，卻明白這老年武士所

說的話，委實是真情。華登族中，本有一種定例，不許接待陌生的人，不許收留異族的俘虜。倘有俘獲時，都是立刻處死。當下大眾沈靜了一會，奧抹特纔開口說道：『大眾聽着，變化是常常有的。雖是拔勒頓的古山的景況，也從來沒有兩次完全相同的。因為有明亮的太陽，行動的雲、月、霧、和風雨等等，每經過一次，便使得我們的山峯，發生出一種新的變化。再如我們各個人，自從呱呱墮地，以至於老死。每過一天，便有一次的變化。於此可見變化正是甲班托的法律之一。如今我奧抹特已繼任會長，再要引起一種變化。這變化便是倘有陌生的人們來到我們這裏，祇須這人是勇敢的人，是良好的朋友，阜勒賈的華登族人，不必拘守前例，定要殺死他們。』奧抹特這話剛正說完，那些武士們當中，立刻發出一陣重濁的哼聲。他們並走來走去，顯出很不安寧的神氣。他們又互相的呆望着，希望有大膽的人，首先挺身出去，反抗這破壞成規的奧抹特。奧抹特瞧見了這種狀況，再高聲說道：『你們切莫燥動，須知我已是你們的會長。我說出的話，便是你們的法律。你們對於我繼任會長，固然不會有何等贊助。內中且有許多人，當初曾幫助

埃薩特，把我從我祖傳的洞中驅逐出來。所以我對於你們，絕沒有應該感激的地方。你們倘敢違背法律，我絕不寬恕。這兩個人，你們雖想把他們殺死，但他們很忠心於我，我決意不許。你們當中，倘有人不以我這種舉動爲然，可出來和我當面講理，但必須不怕死纔行啊。」太山聽了奧抹特這番話，心中很覺高興，暗想奧抹特的爲人，很中自家的心意，難得他有這膽量，竟敢違背衆意，這樣侃侃而談。最後再提出死字來，恫嚇大衆，瞧大衆此刻的神情，分明已被他恫嚇住，屈服在他的主張之下了。奧抹特見並沒有人挺身而出，和他爲難，便再說道：「你們大衆，儘可放心。我接任會長後，自當做一位良好的會長。你們的妻子和女兒，定可很平安的度日。在埃薩特統治的時代，伊們不是時時處於危險的地位嗎？我已對你們把話講明，你們可以各自退去，準備獵取食物去罷。我尚須往四下裏去，搜尋班亞麗。當我不在這裏時，由亞昂——臯勒賈的代理會長——代行我的職權。你們必須服從他。等我回來時，再考查他的成績。」奧抹特說到這裏，掉轉頭，朝着太山和塔頓道：「二位朋友，你們可以在我的人民當中，自由行動，絕無何等

危害。我祖傳的山洞，你們也可以前去居住，你們以爲何如呀？」太山道：「不是這般說，我情願和奧抹特一同出去，搜尋班亞麗。」塔頓道：「這話很是，我也情願同去。」奧抹特笑了一笑道：「這樣再好沒有了，等尋着了班亞麗後，我們仍聯合一致，再去幹太山和塔頓的事。祇是我們首先往那裏去搜尋伊呢？」奧抹特又掉頭望着那些武士們，問道：「你們當中，可有人曉得伊現在那裏？」奧抹特雖這樣問，那些武士們當中，卻沒有一人曉得。他們祇曉得在前一天的晚間，伊和許多人同行，回到伊的山洞中。至於伊現在何處，非但沒有一人曉得，且說不出一些線索，可以證明伊的去向。太山對奧抹特道：「你可把伊睡眠的所在，指給我瞧，再讓我把伊的物件，查看一回，最好是伊的衣服。然後我或能得到一些證據，幫助你去搜尋。」他們講話時，有兩個年輕的武士，已從下面爬了上來，一直爬到奧抹特立腳所在的附近。他們二人，一個名叫音薩，一個名叫屋丹。屋丹首先開口說道：「皇勒賈的根得（根得卽酋長之意）請聽着，我們二人，情願伴着你同行，搜尋班亞麗。」

這時候，奧抹特繼任酋長，已絕無障礙。華登族中的人們，已不復反對。那些武士們已不再竊竊私議，都高聲講話。各個山洞中的婦女，也都走出來，一些沒有猜疑和憤怒的神氣。再有音薩和屋丹，首先爬上來，和奧抹特講話，不啻正是引導之人。有許多武士們，便也跟隨上來，和奧抹特談話。他們對於太山，都格外注意。人人的眼光，都儘着在他的身上，上下盤旋。再有許多人，都是各山洞的首領，已把他們的獵戶，喚集在一起，討論當天應做的事件。婦人和小孩子們，也都準備爬下石壁，到下面平地上去頑耍。至於那些年老的人們，本無特別的事故。他們的職務，便是保護婦孺們。總而言之，方纔那種殺伐之氣，此刻已消失乾淨，變成一片和平融洽的氣象。當下奧抹特宣言道：「音薩和屋丹，既要和我們同去，我們便帶你們同行。可是我們不再需要別的人了。太山，你隨我來，待我把班亞麗的臥處，指給你瞧。但是你的用意，我却不懂。伊既不在這裏，你要查看伊的臥處，做甚麼呢？」奧抹特一壁說着，一壁首先跨入班亞麗山洞的洞口，再在前面，領着太山，走到一間室中。這間室中，正是昨天夜裏，埃薩特威逼班亞麗的所在。奧抹

特走進了室中，說道：『這裏所有的物件，都是班亞麗的，祇有地板上這根打仗用的木棍，卻是埃薩特的。』太山聽了這話，也不查問甚麼，神情很靜默的，在室中的四下裏，踱來踱去。一壁用他知覺靈敏的鼻頭，嗅取氣味。奧抹特見太山這副模樣，越發不明白他是存着甚麼意思。班亞麗早已不在洞中，已是確切不移的事實。那末應該趕快往四下裏去，追尋查訪纔是。因何卻在洞中耽擱了工夫呢？奧抹特正要動問，太山已朝着奧抹特道：『你隨我走過來。』說時，向外間室中走去。塔頓和那兩個少年武士，正在這外間室中，等候着他們。太山見了，也不招呼，自管走過去。走到那壁龕的左邊，查看壁龕中的木樁。名雖查看，實在不是用眼睛察看，卻是用他的比較眼睛再銳敏的器官。就是他的鼻頭。嗅取那些木樁上的氣味。太山所以有這嗅辨氣味的本領，是在幼稚時代，由他的義母卡拉教授的。及至漸漸長大成人，因為在森林中過生活，適應環境的需要。他這種本領，便自然而然的逐漸的進步。到了後來，他的嗅覺，便十分銳敏。在他的各器官當中，要算是感覺最最銳敏的了。太山在那壁龕的左邊，查察了一會，再移到右邊去查察。

奧抹特站在一旁望着，委實忍耐不住，開口說道：『我們出去罷，我們倘希望能把班亞麗尋回來，我們必須出外搜尋呀。』太山脫口問道：『外面地方很大，我們應該往那裏去搜尋呢？』奧抹特用手搔着頭，應道：『往那裏去搜尋嗎？我想伊總在拔勒頓範圍以內，大不了，我們尋遍了拔勒頓，總可尋着伊了。』太山道：『話雖不錯，但未免太費事了罷。』接着又道：『我已經查察出來了，伊是從這條路走去的，你們隨着我來。』

當下太山一逕走到那峭壁脚下，攀住壁上的木樁，往上爬去。他的鼻孔裏，嗅着班亞麗的氣味，很是清晰。因為自從班亞麗逃走之後，這一條路上，不曾有別人經行過。所以伊留下的氣味，很是單純。太山很容易嗅着。過了一會，太山已爬到壁上最高一排的木樁了。昨夜班亞麗爬到這裏，是用伊攜來的木樁，插入壁上的圓洞，逐漸移轉上去的。此刻太山卻沒有那木樁，自然不能上進。祇得停住，低下頭，瞧見奧抹特正緊緊的隨在下面，便對他說道：『班亞麗是從這條路爬到峭壁頂上去的，祇是上面已沒有木樁了。』奧抹特道：『這個我又不懂了，你怎會曉得

伊是走的這條路呢？你既這般說，我們姑且順着這條路，搜尋上去，看個究竟。上面沒有木樁，是絕不打緊的，我們可以去取。」奧抹特當即分付音薩，趕快回去，取五根木樁來。音薩答應了一聲，飛也似的趕回去。不多一會，已把五根木樁取來，交與奧抹特。奧抹特再一齊遞給太山。太山接到手裏，瞧了一瞧，祇留下四根。再有一根，卻退還奧抹特。說道：「我祇須四根，已敷用了。」奧抹特笑了一笑道：「你用四根木樁，倘能爬到峭壁的頂上。你的本領，可就比我們再高明了。」說時，神情很倨傲的，望望自家的長尾巴。太山道：「這有甚麼不能，不過此刻不是比較本領的時候。……我想請你們超到我上面去，把木樁替我安插好。因為我的脚指，不能抓拿木樁，和你們一樣。倘由我自己安插，必然很慢，要耽擱掉不少的工夫。」奧抹特聽了這話，很以為然，便道：「不錯，不錯。」塔頓、音薩和我三人，一齊超到你上面去，你隨在我們後面，讓屋丹殿在最後，把木樁收回。這木樁萬萬不能留在壁上，給敵人們當做上下的捷徑。太山聽了這話，不由得問道：「這話可就奇了，敵人們倘要從這條路上下，不會自家把木樁帶來應用嗎？」奧抹特答道：「但

是他們自己安插木樁，就得耽擱許多工夫。有了這許多工夫，我們就可安排方法，抵擋他們了。再則壁上這許多圓洞，有深有淺，深的，固可插入木樁，淺的，卻容納不下。誰深誰淺，祇有我們曉得，敵人們是不知底細的。他們既不知底細，安插木樁時，自然非常困難，自然要耽擱很多的工夫咧。」

他們一行人衆，爬到了峭壁的頂上，站在那株大樹的旁邊。太山再細細的嗅取班亞麗的氣味，覺得氣味仍很濃厚，和那些木樁上的一般。太山嗅取明確後，毫不遲疑，繼續前進。越過一道山崗，直向高醵勒方面走去。奧抹特等人，仍跟隨在他後面。走了一會，太山忽的站住，掉頭朝着奧抹特道：「班亞麗走到這裏，忽的奔得很快，奔得非常之快。奧抹特，你猜得出是爲着甚麼嗎？原來有一頭雄獅，在後面追趕伊啊。」這當兒，奧抹特等四人，正圍繞太山站着。屋丹先問太山道：「你可是因瞧見叢草多被壓倒，推測出來的麼？」太山很隨便的點了點頭，又道：「據我看來，那雄獅並未能追上伊。究竟會追上，或是不會追上，不消多會，我們自可明白……不會，他

一定不會追上伊。……快瞧，那是甚麼？」太山說這話時，伸出一手，指着西南方面。奧抹特四人，忙順着太山指的方向，定睛瞧着，只見約在二百碼外，那裏有一叢灌木。灌木叢中，分明正藏着一個動物，正在不住的轉動。奧抹特很驚奇的問道：「那是甚麼呀？莫非正是班亞麗躲藏在那裏罷。」奧抹特一壁說這話，一壁拔腳往那裏跑。太山忙攔阻着道：「慢着，我以為那灌木叢中的動物，並不是班亞麗，卻正是追趕班亞麗的那頭雄獅。」塔頓問道：「你可是已經瞧出那是雄獅嗎？」太山答道：「我雖不會瞧出，卻已嗅出正是雄獅的氣味。」大眾聽說，曉得那個必是雄獅，都露出驚懼的神情，互相呆望着。接着那叢灌木，已往兩旁分開，果然有一頭雄獅，走了出來。凶惡的獅臉，剛正朝着他們這裏。這雄獅身體很高大，鬣毛很是美觀。渾身的毛上，有無數的斑紋，和豹皮一般，也着實動着。他走出了那叢灌木，先朝他們望了一會，再一聳身，直撲過來。他在今天清晨，曾追捉一個目的物，後來竟被那目的物逃得不知去向。直到此刻，心中尙覺惱悶得很。湊巧又瞧見了這好幾個目的物，自然不肯輕輕的放過了。奧抹特、塔頓、音薩和屋丹，見雄

獅撲來，都連忙解下木棍，很凝重的站着，準備抵敵。太山也取出他的獵刀，伏在雄獅奔來的路上。雄獅奔得真快，一轉眼間，兩方面已相距不遠。雄獅剛要奔到太山面前，忽的掉轉身，直朝奧抹特撲去。奧抹特避讓不及，雄獅的巨爪，正打在他的頭上，他立刻跌倒在地上。其餘的人見了，都奮不顧身，衝打上去。各自握緊了木棍，用盡渾身的氣力，朝雄獅身上亂打。雄獅也舉起巨爪，左右抵擋。一爪撲來，正撲着屋丹手裏的木棍。因為這一撲來勢很凶猛，屋丹的膀臂，震得麻木起來，木棍並飛將出去。事有湊巧，這飛出的木棍，不偏不斜，正打在塔頓的身上。塔頓搖了幾搖，也跌倒下去。雄獅得到了這個機會，立刻抬起身體，再來撲擊屋丹。說時遲，那時快。就正在這當兒，太山一個箭步，穿將上去。再縱身一跳，已跳上了雄獅的脊背。隨即張開他的利齒，一口咬住雄獅的頸項。再用兩條強壯的臂膀，扼住雄獅的喉嚨。又用兩條精壯的腿，夾住雄獅的腹部。他們四人，雖明知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怎奈都沒有氣力，上前幫助，祇氣喘吁吁的站在一旁，望着這凶猛的雄獅，忽而腳踢，忽而嘴咬，和背上的太山，死命的爭鬪。他們倆隨即又都跌倒在地。

上，就地翻滾。這樣過了片晌，他們四人忽瞧見有一隻褐色的巨手，伸到了雄獅的體旁。巨手中，握着一柄鋒利的刀。他們又瞧見這雄獅跳了起來，接着復又跌倒。這一起一跌，聲勢都非常凶猛。他們隨即再瞧見雄獅的體旁，流出一道鮮紅的血。雄獅的喉中，並發出一種既懷恨又憤怒的吼聲。他因為痛楚的原故，用力更是猛烈。想摔下背上的仇人，好報復一下。但太山黑髮遮覆着的頭顱，總不離開雄獅生長鬣毛的頸項，那隻握刀的手，又不時的一起一落，把那柄利刃，一再的戳進雄獅的體內。他們四人，望着太山這樣大戰雄獅，既是驚奇，又是欽佩。他們原都是勇敢善戰的人，但和太山比較，覺得不及太山萬分之一。並覺得像太山這般勇敢善戰，真是生平第一次瞧見。奧扶特望着音薩和屋丹，高聲道：『像這樣的武士，我們不是從未見過嗎？』音薩也高聲應道：『到不是嗎！』這時候，雄獅又跳起身來，忽又翻身跌倒在地上，身體抖動了幾下，便躺着不動了。太山這纔放開雄獅，站起身，把身體搖了幾搖。屋丹很快的走到太山面前，把一隻手掌，放在自家的胸前，那一隻按在太山的胸口，說道：『太山是可怕的人，我請求你和我做

個朋友。」太山很簡單的應道：「我們本來都是朋友啊。」太山說了這話，又接受另一人的敬禮。奧抹特也走到太山身旁，一手按着太山的肩頭，問道：「你以為這雄獅已捉住了班亞麗嗎？」太山答道：「不會。朋友，你儘管放心。這頭撲擊我們的雄獅，正是一頭飢獅啊。」菩薩也從旁插言道：「你對於雄獅的舉動性情，似乎是很熟悉。」太山答道：「正是。我若有一個兄弟，我知道他的舉動性情，也不過這樣咧。」奧抹特接着問道：「那末伊在甚麼地方呢？」太山答道：「這一個卻不曉得，我們祇得仍順着伊的氣味，搜尋上去。」太山說了這話，仍嗅着氣味，領着他們，走下一道山崗，向左轉了一個彎，到了一座峭壁的附近。這峭壁的下面，便是高額勒山峽了。太山走到這裏，即便站住，把左右兩邊的地面，都查察了一回。又挺直了身體站着，望着奧抹特，指着這山峽的下面。奧抹特忙走到山峽的邊沿，低頭朝下瞧看，見下面有一道湍急的河流，順着一道石槽，向低處流淌。他瞧了一會，忽的閉上眼睛，有如斗然感受着劇烈的痛苦。隨即掉頭問太山道：「你的意思，可是說伊跳到這下面去了嗎？」太山答道：「是的。伊因為要避開那雄獅，便

奮身跳下去了。我想當時的情形，那雄獅在伊身後追趕，相距必已很近。伊急得無法，便跳了去。你瞧，這邊沿的草地上，印有雄獅的爪印。可見他必是一直追到這裏，方纔停住。」奧抹特再問道：「你以爲尙有希望……」奧抹特話未說完，因瞧見太山向他做手勢，叫他莫則聲，便連忙頓住。太山低低的說道：「下面有許多人奔過來了，他們必是從山崗下奔來的。」太山說了這話，又臉朝地，平伏在地上。他們四人，也照着伏下。約摸等了幾分鐘的工夫，他們四人，果然都已聽見奔跑的脚步聲，並再有嘎喉嚨的高喊聲。奧抹特低聲說道：「這一種高喊聲，正是高額勒的人們宣戰的呼號。我想必是有兩個部落中的人，正在宣戰。」太山道：「他們人數很多，大約共有四五十人。不過被追的人有多少，追的人有多少，卻尙分別不出。據我的推測，追的人數，必然超過被追的，否則被追的人們，何必這樣急急的奔逃呢？」塔頓道：「他們已經奔來了。」屋丹道：「是的。我已瞧清楚了，前面奔逃的人，正是安恩和他的兩個兒子。」頓了一頓，又道：「我們尙伏着不出場，他們必一逕的奔過去，不會瞧見我們。」屋丹說到這裏，望着他的會長奧抹

特，嘆了一口氣。奧抹特卻霍的跳起身，大聲道：『隨着我來。』他一壁喊着，一壁飛也似的向那三人奔去。等那三人已瞧見他們時，奧抹特又大聲道：『我們五人，都是你們的朋友，你們莫害怕。』屋丹和音薩，也同時高喊了一聲，彷彿助威似的。安恩和他的兩個兒子，當即站住。他們見了這意外的援兵，增助他們的聲勢，自然是喜出望外。但瞧見了塔頓和太山，卻頓時露出狐疑的神氣。安恩高聲說道：『後面追趕的，是高額勒人。他們人數很多。我們倘要站住，和他們交戰，必須先送個警信，給埃薩特和他的人民，叫他們有個準備。』奧抹特道：『這話不錯，必須警告我的人民一聲。』音薩在旁道：『還說甚麼埃薩特，埃薩特已經死掉了。』安恩的一個兒子，忙問道：『那末現在誰是會長呢？』屋丹指着奧抹特道：『現在的會長，正是奧抹特。』安恩聽了這話，高聲道：『原來如此，這樣很好。班亞麗本會說過，說你定必回來，把埃薩特殺死。如今竟然應了伊的話了。』他們在這裏講話，後面追趕的人們，已來得很近，到了視線以內了。太山也高聲道：『與其奔逃，不如和他們分個勝負，我們可以回轉去，衝打他們。』一壁放開喉嚨，高聲吶

喊：『他們追趕的，祇有三個人。如今忽見有八個人衝打他們，他們必以為我們已有好多人趕到接應，和他們作戰了。他們更必以為我們這方面，再不祇我們這八個人，必然再有若干埋伏在暗處。他們必然有些顧忌，不敢猖狂。我們再挑選一個敏捷的人，趕回你們的山峽，警告你們的人民。』奧抹特道：『這辦法很好，一定就這樣辦。益彥，你是很敏捷的，就派你回去，告訴臯勒賈的武士們，就說我們正在這裏，和高額勒的人們開戰。亞昂曉得了，定會派遣一百個武士趕來接應的。』益彥就是安恩的兒子，答應了一聲，當即放開大步，向臯勒賈奔去。太山等人，見益彥去後，便依照預定的計劃，朝着奔趕過來的高額勒人，衝打上去，兩個部落中的人們，各發出開戰的呼號。高額勒人的首領們，見對方有了援兵，立刻停止前進。一來等候後面的部衆趕到，增長聲勢；二來要察看明白對方究竟有多少人。原來這些首領們，跑路很快，比較他們部下的武士們，要快得多。所以他們首先和對方接近。奧抹特領着衆人，很凶猛的衝打上去。那些首領，原沒有幾個人，自然抵擋不住，便敗退下去。等到後面的部衆趕到，他們已是氣餒，仍往後倒退。

結果人心慌亂，一古惱兒撥轉身，紛紛的逃走，逃入灌木叢中去了。奧抹特得着了勝利，膽力更壯，便追進灌木叢中。塔頓等人，自然也跟着進去。一壁高聲吶喊，一壁追逐逃敵。這一叢灌木，長得並不十分稠密，不足阻止人的前進。但都長得很高。倘有人藏匿在當中，祇須隔開不多幾碼遠，便不容易瞧見了。因此太山雖很便捷，又長於戰術，追了不多一段路，已經超到大衆的前面；祇因他疎忽了一些，便闖下了禍事。

高額勒山峽中的武士們，勇敢之氣，復行振作起來。因爲已覺察敵方的人數，實在比自家的少，便不再奔逃。卻揀了一處灌木最稠密的地方，紮住了陣線。又見太山單獨的追趕過來，又拿定了主意，要誘引太山，設法把他打倒。這地方本是他們日常出入的所在，地勢十分熟悉，和我們熟悉客堂中的景況，不差上下。太山卻是初次經過這裏，自然生疎得很。這一層，他們已先佔了優勢了。他們在稠密的灌木叢中，既紮住了陣脚，便有一個武士，迎着太山奔去，手裏拿着木棍和刀，朝着太山亂揮亂舞。等到兩下裏將接近時。這武士霍的撥轉身，奔回那灌木叢中。他

的用意，本是要把太山誘引到這灌木叢前。太山一時忽略，不曾防備到這一着。見這武士反身奔逃，便緊緊的追趕。等已經追到灌木叢前，腦中纔斗的一動，覺察到處境的危險，可是已經遲了。灌木叢中，已跳出幾個武士，從四下裏攻打過來。太山若要避開這裏的危險，原未必沒有脫身的機會。偏偏這當兒，他的腦海中，忽然想起他不知去向的妻子。以爲伊究竟是死活存亡，絕無一些把握。縱然尙活在世界上，現在在甚麼地方呢？將來究竟能否尋着伊，又絕無一些把握。太山心中這樣一想，又急又恨，便忘卻了處境的危險，當即狂叫了一聲，一聳身，直朝面前的一個武士奔去。奔到了他身旁，一伸手，從他的手中，把一根木棍奪了過來。毫不吃力，有如是從一個小孩子的手裏奪來的。同時又舉起左拳，朝這武士的面上打去。剛正打個正着，這武士的頭顱骨，便被打碎，倒身在地上死掉了。太山再揮動奪來的木棍，或左或右，打擊其餘的幾個武士。他們雖也用木棍招架，但太山的氣力，比他們巨大得多。他們的木棍，不碰着太山的木棍，便罷；倘然碰着了，都震得膀臂發麻，再也握不住木棍。手一鬆，木棍便脫飛出去。所以過不多會，這幾

個武士，已被太山打得落花流水了。可是灌木叢中，再藏着好多武士，見了這種狀況，又跳出幾個來。太山雖然勇猛，究竟寡不敵衆。偏偏事有湊巧，有一個武士手裏的木棍，因和太山的木棍碰了一下，照樣也脫落出去。卻不偏不斜，正打在太山的頭後。這一下來勢很猛，太山覺得眼前一發黑，身體幌了幾幌，便跌倒在地上咧。

和太山對壘的，不過是高額勒的武士的一部分。其餘再有許多，已奔回去，和奧抹特一千人重行開戰。奧抹特的援兵，尙未趕到，單仗着身邊幾個人，自然不是他們的對手。交鋒後，不多一會，已抵禦不住，敗退下去。奧抹特因不見了太山，便高聲喊道：『太山，太山甲格勒啊。太山，可怕的人啊。』奧抹特在那邊大聲呼喚，這裏有一個武士，便是方纔被太山打昏了的，此刻已經蘇醒，正翻身爬起。聽了那呼喚的聲音，自言自語道：『太山甲格勒嗎？據我看來，他還不祇是那樣子呢。』

第五回 奮身跳壁蠻女慶更生 揮刃殪仇勇夫幸脫險

當太山跌倒在敵人的隊中時，相距好幾里路外，正有一個男子，走到一片沼澤的邊沿，站住了腳，朝四下裏瞧看。這一片沼澤，正是包圍在拔勒頓四周的。這人渾身上下，都裸露着，祇腰際圍着一方獅皮；再有三條鎗彈袋，兩條是從左右肩頭上，繞到前後身，交叉成一個斜十字形；第三條卻圍在腰際。他的背上，再繞着一根皮帶，帶上扣着一枝長槍。此外再有一柄長刀，一張弓，和一囊箭。瞧他的神情，他必是從老遠的地方走來。一路之上，必曾經過了好幾處荒僻而野蠻的地方，又必曾受過許多猛獸和野人的攻擊。他卻未曾受着一些傷害。他鎗彈袋中的鎗彈，已全數放完，如今祇剩下一排了。他自從剩下這一排鎗彈之後，遇着了外來的攻擊時，都是用長刀和弓箭抵擋。有好幾次，他曾遇着絕大的危險。若開鎗轟擊，祇須一粒鎗彈，已足可解圍。然而他情願冒着危險，用刀和弓箭。勉強的抵擋，再也不肯開鎗。他爲着甚麼，定要保留住這最後的一排鎗彈呢？他爲着甚麼，寧可輕視性命，不肯使用這一排鎗彈呢？他爲着甚麼，把這一排鎗彈，看得比他的性命，再要寶貴呢？這當中的道理，祇有他自家明白咧。

再說班亞麗從那山峽的邊沿往下蹤跳，明知跳下去必跌在下面嶙峋的山石上，必然跌得粉身碎骨而死。不過不往下跳，又必立刻死在後面趕來的雄獅的爪牙之下。兩下裏比較起來，還是跌死在石頭上，來得乾淨爽快些。於是伊便拿定主意，奮身往下跳了。豈知班亞麗命不該絕，偏偏不會跌在那些山石上，卻跌入下面的一道河流，身體上並未受着何等傷損。不過這河水很深，伊從上面跳下來，力量又猛，便深深的沉入水中，激起了無數的水沫，並激起了一排排的浪紋，推打到河旁的山石上，發出撲撲的聲響。班亞麗原不識水性，跌入水中後，無法支持，儘着沉在水中，口鼻之間，水直往裏攢，伊已閉塞欲死。但伊仍鼓起最後的勇氣，兩手兩腳，胡亂的划動，用盡氣力，向前游泳。過不一會，伊居然已游到了對岸。連忙爬出水面，爬上了岸，便躺在岸上，休息了一會。心中又拿定主意，先尋一個藏身之所。等到天明後，再作脫逃的計較。因為伊已曉得這時候，是到了伊部落中的敵人們的所在咧。

班亞麗休息了一會。站起身，走入一叢野草中。這叢野草，生得十分稠密。藏在當中，外面縱

有人走過，必也瞧看不出。這時候，伊既是疲憊，又覺得腹中飢餓。幸虧伊的四周，生長着許多野生的菓品等物。伊使用已死的埃薩特的那柄刀，割取些下來，胡亂吃了充飢。埃薩特已經跌死，伊原不曉得。伊如果曉得他已死了，也用不着這樣驚慌恐怖了。在伊的意料中，總以為他不過是一時的昏暈，此刻必早已蘇醒，必正在搜捉伊。所以伊決然不敢回轉去。伊又想至小的限度，等到將來伊的父親和兄弟們，已回到了他們的山洞。那時候，再悄悄的溜到他們的山洞裏。如今卻萬萬回去不得。不過這裏是在殘酷的高額勒人的範圍中，也絕不可以久留。必須在天亮之後，明天天晚以前，儘那一天的工夫，尋一個安穩的所在，避開猛獸的攻擊纔是啊。

這野草叢中，有一株樹，橫倒在地上。班亞麗倚身在這樹幹上，心中打算主意，排解現時的困難。忽的聽見山峽的那邊，有許多人高喊的聲音。伊聽這聲音，覺得很熟悉，辨得出正是高額勒人們宣戰的呼號，並聽得這聲音正朝伊這藏身之處而來，越來越近。不多一會，從叢草的間隙中，已經瞧見那邊有三個人，順着一條道路奔來，後面有許多人緊緊的追趕。他們一壁追趕，

一壁又不住的呼喊。班亞麗聽上去，聲音越過越高。因為他們已來得很近了。伊再凝神望着，只見那三個在前面奔逃的人，沿着河流，兜轉過去，隨即便瞧看不出。後面追趕的人們，卻已瞧得清清楚楚，見他們共有四五十人。那呼號聲十分慘厲，令人聽見了，不由得渾身抖戰。伊生怕被他們覺察出，不敢轉動一下，連呼吸幾乎也不敢了。其實他們祇注意着前面的那三個人，雖從伊旁邊走過，卻不會覺察。這地方本是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以內，他們怎會猜想到相距不多幾碼的所在，正藏匿着一個仇敵呢。

過了一會工夫。班亞麗又瞧見那三個被追的人了，而且瞧得比較的清切些。瞧見他們三人，都是華登族的武士。他們正從石壁上爬往峭壁的頂上去。伊因為瞧出他們是華登族的武士，正是自家部落中的人，便瞧得格外注意。伊這一瞧之後，不禁大吃一驚，原來那三人不是別人，正是伊的父親和伊的兩個兄弟啊。伊倘若早些瞧出來，方纔他們奔近伊的藏身處時，伊必從草叢中跳出，和他們一同奔逃。如今雖已瞧看清楚，機會卻已錯過，無法挽回了。伊望着他們

往峭壁的頂上攀升，不由得呼吸十分短促，皮下的筋絡，一根根都暴漲起來。暗想他們能夠爬到峭壁的頂上嗎？高額勒人能夠追不上他們嗎？他們三人攀升的本領，都很不差，祇是太慢些。內中並有一人，忽的一失脚，又跌落下來……後面追趕的高額勒人，已經追到了石壁下，也經往上攀升了。有一個高額勒人，並舉起他的大木棍，向上面距離最近的一個敵人，用力拋打過去。這人正是班亞麗的一個兄弟。他幸虧避讓得快，不曾被打着。這木棍隨即落下，湊巧正落在他主人的身上。他主人受了這意外的打擊，支持不住，便隨着他一同滾落到石壁腳下去了。

班亞麗的神經，興奮達於極點了，再也按捺不住。站起身，兩手緊緊按着衣服上的金鏡，圓睜兩眼，望着伊的父兄們逃命。這樣過了片晌，伊的長兄，好容易，已攀到峭壁的頂上。他不知攀着一樁甚麼物件。伊卻瞧看不出。又把身體垂下，把他的長尾巴，送到下面他父親的頂上。他父親便握住他的長尾巴，再把自家的尾巴，伸將下去，接應他的次子。——便是方纔失脚踏下的那人。——他們三人，因利用長尾巴，當做救命梯，這纔能都爬上了峭壁，再繼續奔逃過去。班亞

麗便不再瞧見他們了。卻仍瞧見那些高額勒人，仍不肯罷休，也都爬將上去。一轉眼間，也不瞧見，祇聽見峭壁上面，有一片吶喊之聲，隨風送來。可知他們必仍在追趕伊的父兄們。

班亞麗明知這裏不可久留。那些打獵的人們，往往在山峽中，搜捕那些較小的獸類，當做食物。萬一他們來到了這裏，被他們瞧見了，性命必然不保，祇是往那裏去是好呢？後面有埃薩特，固然回去不得。前面有追趕伊父兄的那些高額勒人。若向前面走去，難保不遇見他們。前面又是萬萬去不得。越過那邊一道山崗罷，可是山崗的那邊，正是高額格列夫。那個地方，又是那種可怕的怪物的巢穴。那種怪物，委實厲害。拔勒頓的人們，無有不懼怕他們的；當然又是一個不能前去的所在。在伊的下方，是一座山谷，是賀登族的領土。如果前去，不啻是去送死。這裏又在高額勒的範圍以內。高額勒是伊部落中世代的仇敵，又決然不可久留。而且各處再有野獸。野獸又都是把人的肉，當做最珍美的食品的。孤獨的伊，倘若遇見了，絕無倖免之理。伊進退維谷，左右爲難，這便怎樣是好呢？伊呆呆的站着，躊躇了好一會。後來伊掉轉頭，望着東南方，疑了

一凝神，便舉步疾行，繞過那道河流，向高額格列夫方面走去。走時，非常的戒備，幸而不曾遇着甚麼。走了一會，已走到高額勒最遠處的峭壁腳下了。這時候，已將近日中，伊尋着一條比較易行的道路，爬上了峭壁，隨即再越過一道山崗，已到了高額格列夫的邊界了。伊部落中的人們，向來把這地方看做恐怖之窟，再也不敢前來。這裏有茂盛的野草，有高大的古樹。樹巔和峭壁的頂，竟差不多高低。四下裏沒有一些聲響，景况沈寂如死。當下班亞麗伏身在地上，湊近這峭壁的邊沿，朝下面瞧着。瞧見下面的石壁上，有許多山洞，再插着許多石樁，都是在不知若干年以前，人們用手工安插的。伊在幼年時代，曾聽人講過，說是格列夫——一種怪獸——怎樣的爬山過嶺，從那些大沼澤中走來。他們來到這裏之後，怎樣的捕捉和喫食這裏的居民。死在他們爪下和嘴裏的人們，着實不在少數。人們因無法抵抗他們，又怎樣的一齊逃走。因此這裏所有的山洞，都空無人居。直到如今，已不知經過了多少年代了。又有人說，甲班托——大神靈——是永遠不死的。如今他還是一個小孩子呢。班亞麗回憶着這種種的舊聞，不禁心中十分畏

怯，高高的聳起兩個肩頭。然而這裏究竟有山洞。藏匿在洞中，總比較在露天之下，要來得安全些罷。

班亞麗拿定了這個主意，便尋了一個地方，那裏有許多木樁，一直排到峭壁的頂上。伊便很小心謹慎的，攀着木樁，慢慢的往下去。等已爬到最高的一個山洞時，即便停住。定睛細瞧，只見洞前的一方平地，和伊部落中的，大致相同。洞中的地上，生着野草，並有烏雀的窩巢。伊再移到另一個洞前，隨即又移到第三個洞前，情形都差不多。伊想不必搜尋了。縱然搜尋，諒也不能尋出一個較好的山洞。便揀定這第三個山洞，作為暫時棲身的所在。伊使用刀把洞中的野草，慢慢的割去。伊一壁割草，一壁不時的掉頭瞻望，生怕有格列夫前來。一連瞧了好多次，並不見有甚麼。一顆忐忑的心，方纔安定了一些。誰知這當兒正有兩隻眼睛，在那旁望着伊。伊的一舉一動，都瞧得很清楚。不過伊未曾瞧見罷了。那兩隻眼睛，很是凶惡，是貪食狡猾而殘酷的眼睛。那眼睛望着伊時，再有一條紅色的舌頭，不住的舐動垂蕩着的嘴唇。那個半人類的腦海中，又

正在打算主意。

這峭壁之下，也有幾道泉源，推想上去，必是若干年前，住在這些山洞中的人們，開闢出來的。現在人們雖久已絕跡，清潔的水，卻依舊的流着。這些泉源，距離山洞，且不很遠，汲水是很便當的。班亞麗的飲料，是不生問題。伊獨一的困難，便是收集食物。伊明知峭壁的腳下，必然有水菓，和土菌，或許再有較小的獸類，鳥雀和卵子等等。但若下去收集，每天至少兩次，難保不遇着甚麼，那未免太危險了。好在鳥雀和卵子，洞中也有尋處，祇好拿這兩樣，暫為充飢了。伊想住在這人類不敢到的地方，處境雖很艱危，卻也有一種意外的安全，便是躲在這山洞中，野獸固然不能前來攻擊；這裏既是人類不敢到的地方，當然不必憂慮受人類的加害。

班亞麗把這山洞的裏口，斬草割藤，既整頓了一番，決定再查看洞的內部。這當兒，太陽仍在南方。這山洞裏的第一間室，照得很光亮，一切情形，和伊往常居住的山洞中一樣。牆壁上，也雕刻着各種獸類和人類的形狀。從這一點上看來，如今的華登族人，比較這裏當初的居民，雖

不知多生了若干年，事實上卻並不曾有何等的進步。——這不過是著者的意思，班亞麗當然沒有這思想。因為像伊那樣人，像伊那種民族，自然不懂得甚麼叫做改革和進步。一切的物件，起初是這樣，往後便永遠的這樣了。班亞麗見這間室中的地上，生長的野草，比較外面，稀少得多，卻有大堆的灰塵。室門的旁邊，有一個壁龕，當中放着些木頭和火種。此外並沒有甚麼，祇有灰塵罷了。伊便用這火種，燃着了一束枯草莖，再拿過數束來，一齊燒着，借着火光，伊再探望洞的更深處。探望了一會，並不會搜着甚麼物件，是當初的居民遺留下的。祇搜着了幾隻破碎的石盤。伊本想尋到一種綿軟的物件，當做臥具，可是竟不會搜到。這可見當初這裏的居民臨去時，必是很安閒。所以纔能把所有的物件，一齊攜去，否則多少總得遺留一些下來啊。在峭壁的脚下，原有樹葉，豐草，和含有香氣的樹枝，儘可去搬取些到洞中來，作為臥具。但伊沒有這膽力，不敢為着祇圖睡眠的舒適，拿生命去冒那絕大的危險。倘至萬不得已時，也祇可因覓取食物的原故，冒險下去走一遭啊。

天色漸漸的晚了，各處的黑影，漸漸深濃。班亞麗要準備一個安眠的所在，便把這經過若干年的灰塵，堆積在一起，做一張臨時的土床，睡在上面。雖不很舒適，比較睡在堅硬的地上，總可舒適一些。這時候，伊已非常疲憊，在這兩夜當中，既不會得着睡眠；且經過了好多的危險和困苦。伊雖是一個強健的婦人，卻已支持不住。雖睡在這以灰塵堆成的床位上，但隨即便沉沉的睡去了。

班亞麗已睡熟了，天空中一輪明月，已升得很高，放出一派銀光，照在峭壁白色的面上。黑暗的森林和深沉的山峽中，也因而明亮了不少。遠遠的有一頭雄獅，狂吼了幾聲。除掉這雄獅的吼聲而外，四下裏都非常的靜寂。過了一會，山峽的上層，忽的發出一種沉重的呼聲；峭壁腳下的樹叢中，並有物件走動，接着那呼聲又作。山峽中，也有同樣的呼聲，彷彿是上下呼應的。隨即並有一樁物件，從一株樹的枝葉間，跳落下去，剛正落在班亞麗山洞的下面叢草當中。這物件就慢慢的走動，神情很是戒備。他是直朝峭壁腳下走去，舉步很遲緩。他的形狀，既像是一

隻大樹獺，又有些像一個人。祇是被黑影遮住了，瞧不真切。

他走到了峭壁的脚下，也不停留，再順着石壁，往峭壁的頂上爬行。他爬行的模樣很像是隻大鱉。他隨即爬出了那黑影以外。月光正照在他身上，照出他有兩手兩腳，他也是用手用脚攀住壁上的石樁，往上面爬，直向班亞麗的山洞爬去。他將要爬到這山洞時，從山峽的下層，又送來一個呼聲。他也回答了一聲。

太山因為頭後被打了一下，一時痛楚難忍，暈倒在地，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方纔蘇醒。睜眼向四下裏一瞧，見自己正在一個山洞中，有十二個武士，散坐在四下裏，正談論個不休。那旁有一盞石燈，用油點着，放出不很明亮的光，照着這山洞中，做成一種幽闇的景況。燈焰又忽起忽落。這些武士們的照在牆上的黑影，便活動不停，好似正在跳舞似的。太山聽見有一個武士說道：「根得，我們特地把他活捉了來。因為他的形狀，很是古怪，我們從未瞧見過。他沒有尾巴。他必是生產出來，就沒有尾巴。若是被人割去的，那割斷處，總得有些痕迹，可是他並沒有呀。他

手上和脚上的大拇指，和拔勒頓的人，也大大的不同。他的氣力很大，可以抵得上我們好幾個。他爭鬪時，十分勇敢，絕無一些畏怯的神氣；然而竟被我們活活的捉住。我們因見他形狀古怪，特地把他帶來給你瞧看，然後再推出去殺掉。這會長當即站起身，向太山走來。太山見了，忙再閉上眼睛，裝做不會蘇醒的模樣。這會長走到了太山前，先伸出一隻毛手，在太山身上，撫摩了一回。再從頭到脚，細細的看了一遍。對於太山的大手指和大脚指，最是注意。看了之後，說道：『他手脚上的大指，既是這樣，又沒有尾巴，他自然不能够爬高咧。』一個武士道：『是的，他一定不能。他縱然攀住了峭壁上的石樁，必仍然跌落下去。』會長道：『像他這副模樣，我真個從未見過。他既不是華登族人，也不是賀登族人，他從那裏走來的？他叫做甚麼名字？我到揣想不出。』一個武士道：『我會聽見臯勒賈那裏的人，高聲大喊太山甲格勒。據我們推想，這太山甲格勒，也許正是他的名字。此刻我們可以把他推出去殺了罷。』會長道：『慢着，我想等他的性命，復行回到了他的頭顱中。我有好幾句話，須得問他個明白。殷唐，派你在這裏監守着，等他已

能够再講話，再能够聽人講話了，你來喚我一聲。」會長說了這話，撥轉身，走出洞去。除掉殷唐仍留在洞中，其餘的武士們，也都隨着出去。當他們走過太山身旁，走出洞外時，太山又聽見他們走着談着，說是那幾個羣勒賈人正在危急的時候，援兵適時趕到。比較他們這方面的人數，要多上幾倍。他們抵擋不住，便被趕逐回來了。太山聽了這話，暗想益彥跑路的本領，真個不差。必是他奔了回去，再把援兵帶來，救了奧抹特一千人。想到這裏，暗暗的笑了一笑，又微微睜開眼睛，瞧看殷唐。殷唐正站在洞口，朝外觀看，背心朝着太山。太山見有機可乘，先試試腕間的捆縛，似乎捆得並不結實。這可見他們往常俘虜很少，所以對於這捆縛一道，毫無經驗。太山便悄悄的舉起兩臂，再把捆縛仔細察看，臉上立刻露出笑容。當即眼睛望着殷唐，一壁用他的利齒，解開腕際的捆縛。事有湊巧，太山剛正解開最後一個繩結，兩臂已回復了自由時，殷唐忽的掉轉頭，望着他的俘虜。見這俘虜躺着的地位，和先前已大大不同。不是仰面躺着，卻是偏旁身體，兩手又正攔在臉上。心知有異，忙走攏來，彎腰瞧看。見這俘虜腕際的捆縛，似已鬆開，便伸出一

手，用手指來摩摸。說時遲，那時快，殷唐的手，剛正摸着太山的手腕。太山的兩手，已霍的舉起，擺開了腕際的繩索，一隻手，隨即已握住了殷唐伸過來的手腕；那一隻手，同時又扼住了殷唐的喉嚨。殷唐絕未提防到這一層，那裏躲避得及。未及呼喊，喉嚨已被太山緊緊的扼住，再也發不出聲音。太山再把殷唐往前一拉。殷唐站立不住，向前一撲，已跌倒在地上。太山跳起身，再伏在他的身上。殷唐死命的掙扎，並想拔出刀來。但太山已經覺察，加以阻止。殷唐又把長尾巴舉到太山頭旁，居然握住了他的頸項。他們的長尾巴，很是厲害，捲住了旁人的頸項，也足以使得這人呼吸閉塞。可是太山手腕靈敏，不知怎樣一來，竟把殷唐身旁掛着的刀，取到了手裏。手起刀落，再把殷唐這根可愛的長尾巴，齊根割下。殷唐受了這重傷，已沒有掙扎的力量。再則他已自知必死，便也不再掙扎。果然過不一會，殷唐已死在地上了。太山見殷唐已死，這纔站起身，一腳踏在他的胸口。本想依照喀卻克猿族的慣例，殺死了仇敵，都得表示勝利的大喊一聲。祇是這地方很是危險，喊了這一聲，必將引出很大的艱險。便連忙頓住。這當兒，太山又覺察自家的一

根長繩，仍繞在肩頭上，並不會被他們拿去。方纔跌倒被捕時，自家的一柄長刀，是握在手裏，此刻卻端端正正，插在刀鞘中，自然是他們插入的了。不禁暗想他們這班人，可真是非常古怪的人物啊。其實他們所以如此，正有他們的意思。一來他們以為太山已死，死人身，縱然佩帶武器，也不能夠殺人。二來他們族中，向來有一種迷信，以為一個人被他們打死了，掩埋屍體時，若拿去了他身上的武器，他的魂靈，定要搜尋害死他的人。尋着了，定必也把這人害死。因為這兩層原因，所以太山身上的草繩和長刀，他們都未取去。太山的弓和箭囊，他們也替他掛在這洞裏的牆壁上。太山隨即走到這洞門口，朝外瞧看，見天色剛黑。雖瞧不見甚麼特異的景色，耳朵裏卻聽見附近的山洞中，發出許多聲音。敏銳的鼻孔裏，又嗅着燒煮食物的香味。再低頭朝下面瞧，只見他的這一個山洞，是在最低的一排，距離峭壁脚下的地面，至多不過三十尺光景。太山蹣跚的本領，本着實高明，從三十尺的高處，往下面跳，真不算甚麼難事。太山便運了一運氣，正要跳下去，心中忽的一動，觸着了一個意念，即便頓住。原來他想起華登族人贈給他的名

字太山甲格勒。——太山可怕的人。再想起了從前的舊事，當他生活在那森林中時，不是有一種怪癖，常常去戲耍那班黑人嗎？太山當即撥轉身，復行回到殷唐屍身所在的洞內，拔出自家的利刃，割下殷唐的首級；再提着首級，走到洞外，先拋將下去。他再輕輕悄悄的，攀住壁上的石樁，爬到下面。等到腳踏實地了，再拾起殷唐的首級，握住他頭上的黑頭髮，走入樹木的黑影中去。讀者諸君，你們閉上眼睛，揣想這時候的景況，不是非常可怕嗎？太山既是文明民族中的一分子，他怎麼竟有這般粗豪的胆力呢？要曉得太山的形容，固然和文明人一般。可是他的心坎中，卻藏着一顆凶猛而野暴的心，和雄獅比較，大約竟不差上下。不過他的智慧，卻超過雄獅千萬倍以上。就如現在，他已料定這裏的高額勒人們，等發覺了他所幹的這一回事，必然非常的憤怒，又料定他們在憤怒之中，必更雜着恐懼的意念。

太山復行回到峭壁的脚下，要搜尋一個所在，爬到峭壁的頂上，回到臯勒賈去，和奧抹特見面。後來他走到了一處地方，有一道河流，緊靠着石壁，他無法前進。不得已，祇得跳到河中。他

的本意，本是預備泅到對岸後，尋一條前進的道路，趕速回去。誰知天下的事情，變化真多。他到了對岸，剛正立定腳，銳利的鼻孔中，忽嗅着了一種很熟悉的氣味。這氣味正是班亞麗的氣味。原來這個地方，正是伊被雄獅追逐，從峭壁上跳入山峽，跌入河流。再從河流中爬上岸，躲往叢草中去的所在。太山嗅着了這氣味後，立刻變換了主意，暗想這樣看來，班亞麗必仍生存着。伊從峭壁上跳下來，必未曾跌死。那末我便替奧抹特去搜尋伊罷。奧抹特本是我的朋友啊。當下太山一壁嗅着這氣味，一壁疾疾前行，走過了一座樹林，越過了一道山崗。後來到了一處地方，便是班亞麗爬上高額勒最遠處的峭壁脚下。太山因為要爬上這峻拔的峭壁，手裏拿着物件，太不方便，便把殷唐的首級，扣在一株樹的低枝上。騰出兩隻空手，順着班亞麗的氣味，和猿猴一般，很便捷的爬上了峭壁，再越過一道山崗。覺得班亞麗的氣味，越發濃厚易辨。他前進便更不為難，好似正有一幅指示他前進方向的地圖一般。太山原不曉得有甚麼高額格列夫，又不曉得甚麼叫做危險。他自從出世以來，便生活在那種最最危險的地方，時時刻刻，都有危險到

來。因爲遇的危險太多了，便不覺得危險的可怕。有如我們走在街上，車輛疾馳，何嘗不十分危險。然而我們並不覺得害怕。這正是因爲慣常的原故啊。再如那種黑人，雖然也是生長在荒僻的地方，可是他們若在夜間走出森林，卻也害怕得很。這是由於他們出世以後，隨時受他們同種的大人們保護，到了夜裏，保護得格外周密。這樣久而久之，便養成了一個害怕的心。但是太山生活的狀況，和雄獅一般，和巨象一般，又和猿族一般……是一個真正的森林中的生物。單仗着自家的力量，自家的智慧，單獨的抵禦仇敵。因爲這個原故，太山不論遇着甚麼事情，處到甚麼境界，都不覺得驚奇，都不覺得害怕。所以這時候雖在沉寂幽森的黑夜中，他卻很安閒自在的前行。好似一個農夫，趁天亮之前，去到他的牛棚中，喂養羣牛一般。太山又走了一會，又走到一座峭壁的邊沿。班亞麗的氣味，到了這裏，忽截然中止，折往峭壁的下面去了。太山心想難道班亞麗行到了這裏，再聳身跳了下去嗎？……這個絕然不會的。那一回伊所以奮身跳下，是因爲後面有雄獅追趕，距離且已很近，急不暇擇，纔拼命的跳下去。如今卻並沒有甚麼東西追

逐伊，伊當然不會無緣無故的，再輕身一次啊。太山一壁默想着，一壁用他明銳的眼睛，凝神朝下面的石壁上瞧着，見石壁上，插有許多石樁。心中又暗想道：如何？伊果然不是跳下去的，必是攀住這些石樁，爬將下去的。太山便伏身在地上，湊近這峭壁的邊沿，仔細察看這些石樁。正在這當兒，太山忽覺察峭壁脚下，有物行動。因為上下距離很高，卻瞧不出那物的形狀，祇瞧見他正在走動；隨即又瞧見他慢慢的往石壁上爬。瞧他爬行的模樣，他分明正是攀着峭壁上的石樁。太山覺得很希異，便不做一些聲響，祇管疑神的望着。見那物越爬越高，上下的距離，已近了許多。太山瞧着他的形狀，已比較的清楚些了。覺得他並不像是下等的猿族，很有幾分像是屬於上等的。但再經過一番精密的觀察，見他雖然也有一根尾巴，有好幾點卻似乎不是一頭真正的人猿。這樣過了片晌，那物慢慢的往上爬，已爬到最高一層的山洞。隨即又攢進一個山洞，不再瞧見了。泰山也不再耽擱，嗅着班亞麗的氣味，也攀着石壁上的石樁，爬往下去。等爬到了最高層的一個山洞前，因為這氣味已折向旁面，再把身體向旁面移動。剛要移到第三個山

洞時，從這第三個山洞中，斗然送出一個恐怖的尖銳呼聲，衝破了高頓格列夫山峽中的沉寂。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小 說 世 界 叢 刊

本館發行小說世界刊載名家小說久已膾炙人口茲將其中重要作品用叢書體裁另印單行小本最便攜帶已出下列各冊餘俟續出

古畫徵	黑白記續編	黑白記	歐戰從軍記	還鄉記	野人記	荒服鴻飛記續編	荒服鴻飛記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時代之花	午夜角聲	戀愛與義務
黃賓虹編	天游譯	天游譯	趙開譯	曹梁廈譯	胡憲生譯	天游譯	天游譯	張伯符著	葉勁風著	葉勁風著	羅琛女士著
一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五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角半	三角	三角	三角半	五角	五角	八角	五角半	三角	二角半	二角半	一角半

◀ 版 出 續 陸 冊 餘 ▶

57
77713
07

